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六年二月第九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6



- 齊魯詩人小輯
- 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
- 徐鄉愁專輯
- 葉甫圖申科詩選譯

92

目錄

No.92

| | | |
|------------|-------------|------|
| 目錄 | 封面裡 | |
| 編輯筆記 | 封底裡 | |
| 詩創作 | | |
| 向明 | 山徑／以後 | 1 |
| 王淪 | 陌生 | 1 |
| 謝青 | 雪的墓墟／一對紅燭 | 1 |
| 伊沙 | 夢遊哈薩克斯坦不去 | 二首 2 |
| 蔚雅風 | 每天 | 2 |
| 仲秋 | 風雨三部曲 | 3 |
| 黃美之 | 焚鶴人 | 3 |
| 北塔 | 去舅舅家的路／槍 | 3 |
| 徐江 | 九辯 五首 | 4 |
| 哲明 | 迷路／當下，生命的茶香 | 4 |
| 桑克 | 四季／給一位女電影演員 | 5 |
| 林忠成 | 抓癢 | 5 |
| 魯鳴 | 星期天禮拜 | 5 |
| 非馬 | 感恩節火雞特赦 | 6 |
| 張之 | 睡眠 三首 | 6 |
| 遠方 | 大地短笛 | 7 |
| 和慧平 | 幸福是水做的 二首 | 7 |
| 秦松 | 並非我無憂愁 四首 | 8 |
| 毛翰 | 悼劉賓雁先生 | 8 |
| 嚴力 | 理髮店 三首 | 8 |
| 黃伯飛 | 物理現象三首 | 9 |
| 曦林 | 愛沒有重量 四首 | 9 |
| 榮惠倫 | 瑞士五帖 | 10 |
| 葉盛生 | 禽流戰曲 | 10 |
| 夏野 | 仁無之念 | 11 |
| 秋夢 | 聖誕樹的聯想 | 11 |
| 明迪 | 梨花往事／逃避 | 11 |
| 杰地 | 街景／攀山／觀海 | 14 |
| 杜風人 | 孤絕／物是人非 | 15 |
| 曲有源 | 左腳和右腳 | 15 |
| 藍斯 | 不曾寄出的信 | 16 |
| 林居 | 墨爾本之夜 | 16 |
| 趙明 | 海邊見聞 | 16 |
| 秀陶 | 風景 | 17 |
| 雲亮 | 身體是一隻人形的瓶子 | 17 |

| | | |
|------------------------|-----------------------|----|
| 藍亭 | 琥珀的吶喊 | 17 |
| 秋原 | 鏡子 | 18 |
| 李斐 | 色情街市 | 18 |
| 楊寶瓊 | 花落 | 18 |
| 陳銘華 | 尋／文明 | 19 |
| 董克勤 | 墓碑／水邨周莊 | 19 |
| 任知 | 車禍／登碣石山 | 19 |
| 蔡克霖 | 西行三首 | 23 |
| 心水 | 北極星 | 23 |
| 冬夢 | 冬雨入夢 二首 | 24 |
| 黃奇峰 | 乙酉年中秋／潮州柑 | 24 |
| 劉健生 | 聖誕以及其他 | 24 |
| 沙馬 | 彝人·太陽曆 | 25 |
| 劉虹 | 夢的顏色 | 27 |
| 蘇菲亞 | 惜別的月台票 | 27 |
| 施亦欣 | 洞簫／笛子／古箏／編鐘 | 27 |
| 趙四 | 月光中的李賀 | 28 |
| 王妍丁 | 風花雪月 | 28 |
| 郭小林 | 毒蘑菇 | 28 |
| 齊魯詩人小報 12-14 | | |
| 俟鄉愁專輯 20-22 | | |
| 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 25-26 | | |
| 譯詩 | | |
| 秀陶 | Eugene De Andrade 寓言 | 28 |
| 陳殿興 | 葉甫圖申科詩選譯 | 29 |
| 余問耕 | 越南新詩選譯之一 | 31 |
| 評介 | | |
| 牧思 | 妄論詩之重識之三 | 32 |
| 向明 | 艾略特〈普魯夫洛克戀歌〉 中譯之商榷 | 34 |
| 劉耀中 | 阿奇傅爾德·麥克利什 | 36 |
| 詩訊 | | |
| 詩訊 | 封底裡 | |
| 封面 | Rocky Mountain 風景集錦 | |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秦松(紐約)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向明

山徑

這山徑，一向任由
豬婆草肆意縱橫
馬櫻丹弄姿擋道
羊齒植物日夜不停梳理
有酸雨不時滋潤
雀鳥點放施肥
倒也裝點得氣象中興

自從我們自認文明的步伐
往來任性的踏青以後
這條袖珍的山徑
一切便日漸萎靡不振了

我想
我們的腳也該會想想
也應該，繞過它們
饒了它們吧

2005.11.12

以後

上帝一直瞪著的那對眼睛
久了之後，便成慣性目盲

祂一直 為什麼要那樣瞪著人看
蘋果熟了以後
紅冬冬的被咬一口
干祂什麼鳥事

我是 All Might God 呵
一群魚嬰從網內出走
最要追究的是
是誰指使那些壞人
也要吃掉那些發育不全的生命
祂奇怪縱然已是上帝也得習慣

■王渝

陌生

行人不斷打我身旁游過
靜默地緊鎖住各自載負的歷史
太陽羸弱 強撐著蒼白的臉
我絕望地投身向
記憶的坍方
穿一身新衣
驚扭地不知道要把手放在何處
季節行色茫然
這時故事陷落
誰來打撈我那些沉船的夢？
我成了一襲拉長的影子 水草那樣
殘喘浮動 固執地企盼一片邀請的眼風
哪怕是充滿了提防
哪怕是一陣騷動

2005年寫於紐約

■謝青

雪的墓墟

——紐約冬景之一

漫天雪花，在寒流中茫然飄飛
最後墜落在我的夢裏……

夢裏是我渴望的暖春，無限溫馨
夜空閃爍著滿天星光，每一顆星
都在編織一個綺麗的憧憬
牽引著我的靈思，像天馬馳騁

突然，一陣狂風掃落了繁星
化成片片碎羽，如我睜目的淚垂
我猝然從夢中驚醒，太遲了！
大地已變成一座白色墓墟……

一對紅燭

——紐約冬景之二

亂雪紛飛
從寒冬到初春
大地被包裹在銀絨裏
窗前的鬱金香
苞球已長成了兩枝
恰似一對紅燭，在風中
頻頻向我招手，我恍惚
在他鄉喜遇故舊！

我看到親人的笑顏
看到了故鄉的春天……

2005年寄自紐約

現在的詩要用牙齒去啃
愈咬不動，滋味愈甘
啃得眼球也碰撞發響
那樣的詩人才是大師下凡

祂也在瞪著我看嗎？其實
我已不必要祂關注同情
枯槁已如朽木
不可彫。也引不燃
找死還是苟活兩難
雖然常常燒得胡言亂語
但絕未吸毒，且心地善良

2005.12.15

春天
在我們的夢有幾棵花
你找到了嗎？

夏天
在海邊我們一天休息
一邊休息一邊打鼾
你聽見嗎？

秋天
什麼都是金
誰做這樣的顏色？
你？

冬天
有一天我們看到
很大的鷹，風 風 風
它的翅膀唱了

這隻鷹 在海邊
唱了一首金歌了
是誰？

可愛的春天風
住在我們的夢
是誰？

總是年輕
總是聰明

2005年寄自波士頓

證據何在？
據說是有人聽到了一個
一夜之間喪失了土地
現在靠擺煙攤度日的
巫婆一樣的老太太
曾經放出話來——

“你們學校的女娃
都是俺村後生的媳婦”

2005年寄自西安

■伊沙

夢遊哈薩克斯坦不得去

中國要在全球
建立一百所孔子學院
領導說：我們學院
要派一批漢語老師
去建於哈薩克斯坦的
那一所——此言一出
我瞌睡全無
腦海翻騰
熱血沸騰
摩拳擦掌
躍躍欲試
我想：我終於可以去瞧瞧
李白誕生的碎葉城了
在前蘇聯的大地上走走
或許還可以嗅到一絲
殘存的白銀時代的氣息
我要采氣
我要無比貪婪地大口采氣
如果給我一年
我會帶回一本
別樣的好詩
或許還有一部
小說的素材
清朝同治年間
那些起義失敗
逃亡而來的陝西回民
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村落
繁衍生息
已歷數代
至今鄉音未改
這足以讓我寫出
另一部《心靈史》了吧
我甚至尚未想起
自身攜帶的
那一點哈族血統
人卻已經平靜下來
對於大家來說

這是一件“好事”
別看現在平靜如斯
都挺能沉得住氣
裝得跟沒事兒人似的
晚上就會在領導家的客廳裏
迎頭相撞
頭破血流
一地狗血
但凡“好事”
啥時輪得著咱啊
剛才夢遊一番
就算去過了耶

大學是怎樣建成的

城市對於農村的侵吞
在此是以學校的
神聖面目來施行的

我是這一切的見證者
我還可以見證的是
入侵者初來乍到的
內心恐懼
是通過對原住民
加以妖魔化的方式
來排遣的——

說此處是出血熱的疫區
全體師生必須注射疫苗
村民奸殺女生的謠言
也像這個季節的濃霧一般
到處瀰漫
開始說的是七起
後來變成了兩起
現在確證為一起
是先奸後殺
還是先殺後奸
是在新落成的教學樓的拐角裏
還是在新校區四周的田野上
前後說詞也不一致

■仲秋

風雨三部曲

(一)

日正當中
樹叢驟然刮風
太陽
急如熱鍋螞蟻

日正當中
雲層快速集結
太陽
凶多吉少

陸地瀕臨沸點
所有移動物體
爬的、飛的、跳的、行舟的
擇木而棲

(二)

雨來時
室內掛鐘
滴答、滴答
滴——答——
從牆腳
滲入水珠

雨過後
水淹過湖面
繞過屋簷
溢出浴缸
滿街落葉、枝桠、破瓦
如過江之鯽

(三)

當通往山坳的坡道都積水時
迷人的水彩畫
看似傾斜了三十度
水從畫框接縫處
從決堤處
汨汨往下流

■黃美之

焚鶴人

——獻給那些知道我是為誰
寫這詩的人們

你專心的製作一隻風箏
一隻背伏著古老文化的長腳鶴
你把他拖著向前跑
借風力
它騰飛很高
你忙放線，仰望它飛向青天
小朋友在草原上歡呼
跟著遠揚的鶴奔跑
你輕輕的放線
放出童年的神往與懷思

鶴突然的掉下來
支離破碎
你傷心，卻嚴肅的將之焚化
輕煙裊裊繚繞
迷漫了四度空間
原只是青銅一夢
卻牽引出四海遊子
對祖國的神往與懷思
如你焚鶴的煙霧
裊裊繚繞
圍著地球裊裊繚繞

寫於 2005 年十二月二日 橘園

過後
郊野麥田東倒西歪
市上酒肆不再爵士
洽途婦孺、老人
雞、犬、牛、羊、山、河
變色

2005/11/20 修正於洛杉磯寓所

■北塔

舅舅家很近
登上樓就能望見

很久以前，一條河
將我們阻隔

如刀的小舟
頻繁地擺渡

有時也繞遠道——
泥濘而坎坷

草鞋托著腳
油紙傘搖著手

去舅舅家一回
賽過趕廟會

後來修起了公路
建造了橋樑

去舅舅家的路
平坦而寬舒

有樹蔭不怕日曬
有車輛不怕滑倒

而去舅舅家的機會
卻越來越難以找到

我隨時可以摸到它
摸到它的扳機
甚至子彈
多得彷彿永遠也射不完
但彈匣裏似乎永遠
空空如也

全世界的罪犯
都可以鋌而走險
你盡情地摸著玩吧
它不會走火

去舅舅家的路

槍

2005 年寄自北京

■徐江

九 辨

風把黃昏天邊的殘雲
卷走之際
你在幹什麼

風把殘雲過後的陰霾
吹散以後
你又在做什麼

此問
我非問人
我乃問己

漏網之魚

比孤小一輩的人們
也陸續在說
“我們這一代”了

還好
幸虧寡人早就從
所有那些“代”裏
脫了出來

鬼 片

對我來說
最恐怖的一段鬼片
恰恰出自一個圈內公認的
平庸導演

那畫面是這樣的——

現實中的那個人
轉身走了
鏡子裏的那個他
還堅定地留在原地
朝自己的背影
和所有觀眾
抿嘴一笑

■哲明

迷 路

路旁的椅子
陪誰空了一整個下午？
沉默逐漸沉積
在身體的樓頂

城市突然淋滿雨的寂寞
路人離去時
影子也帶走了
街道乾淨的像是記憶遺忘
的生活
寫滿新的路標

躲進一座電話亭
我投下思緒的硬幣
向記憶詢問
天黑後影子是否不再迷路

電話線的那端
始終保持著夜的沉默

當下，生命的茶香

捉撮夕陽在壺裡
沖泡 忘記茶樹的葉片
急趕著
就怕失去溫度

靈魂隨悠閒自心壺流出
我們才懂得
舒展生命時品嚐自己
不再只是回甘

生活回溫了味覺
不只為葉渣儲存回憶
呼吸完月光
生命自然以太陽爬起

紀念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 N 周年

度盡劫波
多年後
心靈想一想
也是會
震顫的呵

度盡劫波
最忙的不是英雄
也不是難民
——這是我剛剛
才知道的

度盡劫波
一個白癡
心裏不舒坦
他要修改
那誕自戰火中的

國歌

惡之善者

惡人惡到極
就成全世界的佛啦
連敵國的青年
都收藏他的“寶書”

惡人惡到極
就只表現他的善啦
他甚至想請人把戲裏死去的英雄
再寫活過來

一個惡人
惡到極處
你總會聽到這些人類
念他好

2005 年寄自天津

2005 年寄自台北

■桑克

四季

春

開始飛的時辰，我還打著呼嚕。
我不知道行人怎麼看我。
從半空中，從樓隙間飛過一個男人。
他穿著睡袍，面孔像個嬰兒。

夏

白光像匕首，插在我的雙肩。
我的肩在流血，流著鹹澀的血。
——你為什麼把汗稱作血？
我反問：你為什麼把自私稱作命運？

秋

冷火燒焦綠葉。這空氣的
冷火焰，在我的眉頭凝結。
葉柄內串柔媚的鐵絲，安靜而剛直。
對不起啊，打鐵匠這麼難演！

冬

朱麗：你好。這個冬天仍舊
漫長如人生，正好用來寫信。
關於我請不必顧慮，我有能力甄別
月光的煙灰和細雪的頭屑。

給一位女電影演員

她在幻影中生活。
她讓我相信她。
我相信。我的頭髮白了。

她和一個英俊男子
在孤獨的船上。
不說話。話都讓眼睛說了。

■林忠成

抓癢

據說 一噸魚鱗病就可讓許多人
舉身皆癢
然後寫回憶錄 把抓癢經驗向
國外推廣
有人大罵血液迴圈 大罵秋燥症
其實罵也好 捧也好
都不如楊醫生的一帖狗皮膏
人家一個手機扣過去
全身的癢就停止了

最癢的那個人
到處拉選票
聲稱他一旦當選
就會把大家的癢往自己身上挪
要消滅所有打鼾症

對於這些明顯的吹牛
養殖場方面故意裝傻
只顧忙著編《花樣雜交》辭典
如果不是楊醫生的干預
這些辭典將送達美國總統的
宣誓儀式桌上

2005年寄自福建

我陷在黑暗裏，那光
輕輕打在我的臉上
彷彿鞭子。

她現在，是的，她現在，只是
影子。真實的她
已經消逝。而我悄然長大。

2005年寄自哈爾濱

■魯鳴

星期天禮拜

Worship on Sundays

眾人紛至還來
死亡跟身體交媾
我們禮拜，跳躍舞蹈
世界永遠神秘

塵埃巨大
時間黑鳥光顧我們
憂心如焚或燦爛迴圈
被風吹倒或切入風中
聖樂輝煌，上帝鍾情我們

在沒有尾聲的故事裏
我們製造故事
黑夜如水白天如風
我們在芳香的教堂裏
詮釋生命

我們虔誠的區間裏
羊群列成方陣
搖動我們的樹梢
我們被高高地拋起
手指挾帶翅膀
目光和姿勢合二為一
構造自己
祈禱若有若無

讚歎永恆本身成為永恆
恐懼黑暗卻歌頌黃昏

96/6/20 龍城

■非馬

感恩節火雞特赦

閉上眼睛
 正要做最後的禱告
 卻聽到一聲大叫
 “特赦！”
 它趕緊把伸得長長的脖子
 縮了回來

睜開眼睛一看
 閃個不停的鎂光燈下
 自己竟成了
 萬眾矚目的明星

當然更大的明星
 是總統先生
 帶著那樣一種悲天憫人的表情
 靜靜地站在那裏領首微笑
 像極了一位慈祥的老祖父

這樣的人
 它死也不信
 會無端挑起
 血腥的伊拉克戰爭

它因此暗暗發誓
 將日夜用只有上帝才聽得懂的話
 為人類特別是總統先生感恩祈福

在禽流感降臨之前

附注：每年在感恩節之前，白宮有一個例行的儀式，是由總統赦免一隻火雞（還有一隻它的候補），免受宰殺燒烤端上感恩餐桌的命運。今年在伊拉克戰爭與禽流感的雙重陰影下受到赦免的兩隻火雞，被送到狄斯奈樂園去參加感恩節遊行，然後到迪士尼農莊去頤養天年。

Presidential Pardon Turk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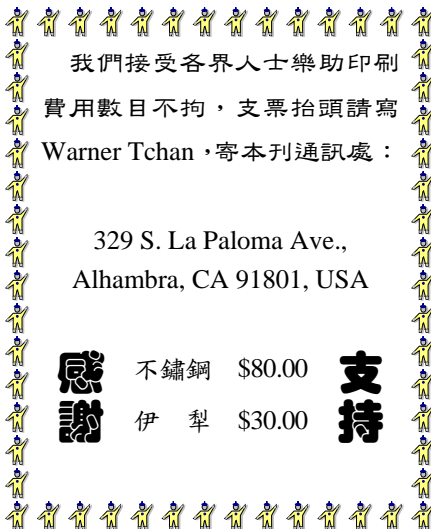
with eyes closed
 she was about to utter her last prayer
 when suddenly a voice yelled
 PARDON!
 immediately she withdrew her long
 stretched neck
 and opened her eyes
 finding herself an instant star
 in front of flashing cameras

of course the bigger star
 was Mr. President himself
 with a look of deep concern
 over the destiny of all beings
 he stood there quietly
 nodding and smiling
 just like a kind old grandfather

such a man
 she could never believ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bloody
 Iraq war

thus she made up her mind
 to pray day and night for humankind
 especially for the President
 with a language that only God could
 understand

before the arrival of Bird Flu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不鏽鋼 \$80.00 支持
 伊犁 \$30.00

■張之

睡眠

我說，夢，月亮爬上土牆
 刺槐寬闊的葉子沙沙作響

而四周沈寂，薔薇花的暗戀
 像淡淡的香水味道

雀鳥入林，影子鑽進身體裏
 我在星空下數羊：一隻、二隻、三隻

童年走失的那一隻
 一身白，像幸福在人世間遊蕩

一湖漣漪

撿顆石子
 擲出去
 水面上蕩起一圈圈的漣漪

撿一把石子
 擲出去
 蕩起一圈、一圈、又一圈
 的漣漪

所有的石子兒
 都安安靜靜的睡在漣漪中間

擦玻璃的人

我看到一個人在高樓上擦玻璃
 那麼高
 像一隻蝴蝶棲在上面

他要把自己的翅膀擦亮
 直到可以
 馱動那一方陽光

2005年寄自四川

■遠方

大地短笛

1、

承載著哲學的沉重
宗教的沉重
慾的沉重
卻寬恕了
人性的輕佻
和卑劣

2、

我將所有的愛恨情仇
所有的陰謀陽謀
再加上
所有的等待
都種在那兒
五十年
只開了一朵花
叫失望

3、

因為有生靈
你才被久久呼喚
因為有生靈
你才有這許多的冤屈
因為有生靈
你才背上如此冷酷的枷鎖
因為有生靈
你也許終將被遺棄

4、

那是我終生的守望
像岸守望大海
像星斗守望夜空
那又是我一輩子的寄託
種子寄託夢
生命寄託靈魂

我寄託你

5、

一支歌唱給可有可無的神
一支歌唱給可愛可恨的人
一支歌唱給可歌可泣的自己
還有一支歌
應該還有一支歌
應該還需要一支歌
可唱給誰呢

6、

不要問我的身世
從一開始便已迷糊
光的速度太慢
我一轉念
就超越所有的時空
我寧願你
為我占上一課
面對人類的虐待
如何自保
還能支撐多久

7、

一覺醒來
終於有點後悔
臉頰上的淚滴未乾
有人為我哭過
算了吧
把所有的一切
重新播種一遍
只是山坡已經轉綠
杜鵑已經啼過
還來得及嗎

■和慧平

幸福是水做的

幸福是水做的 你曾經這樣說
當你說這話的時候 溪流載著花瓣靜靜流淌

幸福是水做的 你現在這樣說
當你說這話的時候 廚房裏的水燒開了

月亮，冬天的石頭

我要有個女人，否則我將凍僵，
變成石頭。

——梵·高

像月亮腮邊殘存的最後一滴淚水
一枚凋殘的花瓣掂起腳尖
在呼呼的朔風下
無言的我從寒冷的刀鋒上
為尋覓種子而掉落
一顆掌上折射著五彩憧憬的心
如一聲歎息碎裂在
乾坼的黃土地 又似一塊石頭
重重砸上 木然的腳背

又有誰能握住
歲月以外的東西 譬如
一句冬天的承諾
一葉披霜的愛情
高飛的鳥兒羽翅上已沾滿
花粉般異香撲鼻的陽光
我用澀苦的唇舔著身上的傷口
皺皺的月亮是否也因我的呵護而
小鳥依人般躲進我的心房

2005年寄自雲南大理

■秦松

並非我無憂愁

不是我沒憂愁
我之憂愁已焚之於
我親手點燃的菸草
已還給憂愁的鄉土
已死於戰亂的歲月
不止一次（上帝知道
如果上帝不死的話）
我的童年我的青春
甚至所謂“中年”
不再“無病呻吟”向我

抱歉！我的無憂無愁
我的高亢而歌狂野而吼
可能刺傷了你的“傷心”
不致長年“長太息”也未
可知（上帝知道
如果上帝存在的話）
正由於憂愁必也除之而快

04 餘稿 05 年 10 月 正稿

法律與法盲

熱血抗日青年遭判刑
十二年之罪（從何起？）
一如老美判全球反戰
為戰犯（？）
此是中國的法盲
還是依據美日法的
法律？

2005 年 12 月 26 日 匆草

痛記：報載一名中國男子，參加抗日篡改“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示威遊行，被中國政府拘捕判刑十二年。關起門來審判（？），如果報載新聞屬實，真是驚人的大新聞。這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美國？令我反哀愁的詩人，也不得不哀愁，不僅哀愁，且很痛心的記下此數言。抗日有罪何解？急需弄清楚昭告全世界。

鴉雀無聲雁有聲，
鴉雀作主雁作賓。
賓雁一去不復返，
群鴉依舊樂偷生。

百鳥不鳴哀鴻鳴，
哀鴻聲裏難為聽。
人不逐客天逐客，
客去人間盡升平。

注：邵燕祥《贈友人》詩云：“長空萬里書何字，鴉雀無聲雁有聲。”

2005-12-7 泉州

■毛翰 悼劉賓雁先生

史病與史心

沒有歷史的無史人與
偽做歷史的偽史人
彼此的讀著
彼此的病史與史病
（誠然史心不病不死）

病痛無人能忍受然而
無病裝病是何病痛？
假造病歷史而生
歷史病的病人們
（有無史心？）

天地人與我

爆裂的天空
劫難的土地
焦燒的大氣
硝煙的耳目
窒息的口腔
死亡的吶喊
舉起憤怒的
赤手空拳！

2005 年歲末在直射市

■嚴力

理髮店

現實是最大的理髮店
每次理髮時
為修飾外觀而被剪掉的那一部分
名叫詩

謝 謝

國家佔有了所有的地理表面
我只能往下建立自己的內在
政府佔有了最大的餐桌
我端著的盤子就成為了我的桌子
社會制度佔有了所有的骨節
我只能用血肉搞點情緒的浪漫
學校佔有了教育的制高點
我的理論只能打打遊擊戰
妻子佔有了家庭的臉色
我只能把鏡子擦得更亮一點
孩子們佔有了未來
我只能幫他們買鞋
這樣的安排
我只能說聲謝謝

體內的電梯

浪漫確實能夠抵抗平庸
幽默更能讓知識跳起舞來
所以很多人還想用古代的一馬平川
賓士在還沒有蓋起高樓大廈的身體裏面
可惜人類的歷史並不長
從古代的遺跡往下挖只有礦石和石油了
考古學已經失去最後的那點神秘
現代人甚至在自己的心中
也在用高樓建立將來的遺跡
所以現代的我們
為了到頭腦上去眺望思想的風景
甚至像觀光客一樣
也要在自己的體內等待電梯

■黃伯飛

物理現象三首

一、時

“時”這個字
有“日”，有“土”，有“寸”
在日光下面，人看見自己的影子之後
影子和“光”就“寸土必爭”
人突然發現：
黑夜和白天
白天和黑夜
來來回回地出現在眼前
不停地要爭個長短
噢！這是“時”！

時這個東西究竟在哪裡？
在我的眼裡？
在你的眼裡？
在所有人的眼裡？
有人在鏡子裡要找個答案
有人在褪色的照片裡要找個答案
孩子們卻從來不聞不問
這些傻問題
只有一些老人坐在太陽晒不到的地方
——一個影子都看不到的地方
自作聰明地說：“噢，你找‘詩’嗎？
它來過，它剛走，你沒遇到它嗎？”

二、光

“光”這個東西是無法形容的
因為有“光”，光使人的眼睛
儘可能發揮它的作用，
人覺得他活在光裡，
光給他所有的一切

有了光，就有了影子；
影子和光總在人身邊
捉迷藏，這麼混上一百年吧
光就不在人的眼睛裡了
影子也就消滅了

可是“光”仍然是“光”
在其他的人的眼中
在未來的人的眼中
在地球上，在太空中
在許多星球還沒進入黑穴之前
光仍然是光，光早就存在於
渾渾噩噩，泱泱漉漉的宇宙中
人總愛說：“沒有光那可是不行啊！”
於是發現了火，發明了燈
可是燈是會滅的，火若是失去了控制
那可是要傷人命的，說啦歸齊
還是“光”好
跟白天日日夜夜彼此追逐的黑夜
其實，對你我都很不錯
光總是那麼沉沉默默地
把“光”預備好，一清早就送到你我面前來

這兩個隱形的物理現象對我們都不錯
尤其是“光”，就讓它四面八方
源源不息地噴射到我們身上來吧！

三、位

人有兩隻腳，
站在一個地方，
頭頂著天，腳踏著地，
這就是“單立人”的偏旁
加上一個“立”字的“位”。

我想這個“位”字就是
中國古代思想中之所謂
“空間”，現代流行的名詞
“全方位”——Space
《中庸》裡面第一章收尾的
幾句是：“……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我想：天、地，有個“位”，
“人”也有個位，而且
“萬物”都各有它的“位”
人在這個位裡，怎麼
和“天”、“地”致中和，這個道理

■曦林

愛沒有重量

小猴抱著母猴
母猴跳上跳下
無所謂重

母語

曾經被現實出賣
也因為現實平反

禽流感殺雞

人之所以高等
在於生命受到威脅
前 趕盡殺絕

根

不管到那裡
總會抓起
一把泥土

2006年寄自新加坡

已經說了兩千多年了
人在自己的“位”中
有時抓著了一些有限的“時”
有時沾著了一些無限的“光”
人就在這三個物理現象中
折跟頭——有時自認是
“齊天大聖”，有時猛然發現
自己不過是花果山水濂洞裡的一
個猴，樣子好醜。

■榮惠倫

瑞士五帖

山水相約

廣袤的腹地及湖泊
雪峰 一派參天
冰川 海拔四千米

高空索道吊車
或登山齒軌火車
給驚呼驚喜的
觀光客
提供接力

日安！瑞士

在這面
紅底十字旗幟國度
別上一枚瓢蟲胸針
傳說會帶給你
財星 和運氣

萊茵河水晶般的清冽
阿爾卑斯山脈的雪色銀裝
哥德式教堂的尖塔
看傻了來自四份一半球的
脖子

一客奶酪火鍋
一方煎馬鈴薯餅
享用遊艇上極盡闊綽的陽光
地中海式小吃
可以恣意品啜
幾口葡萄酒香

漫步中世紀卵石小徑
浪漫的古堡
浪漫之夜
游離不開

日內瓦湖

藍湛湛的湖 湖中
痛快吐出 140 公尺一水柱
日內瓦美麗的地標
JET D'EAU
大噴泉

不笑談江湖恩怨
也沒有誰愛恁般無聊
揭穿謀殺假日的
菲林

南北越戰
三十年的湮遠
早已不再
話題

鐘錶世襲

腕上傳奇
感受時間的
另類方程式

從中檔至高檔品味
梅花 天梭 卡地亞
雷達 浪琴 摩圭陀
歐米茄 萬國 古馳
江詩丹頓
等等

他們的族譜
都是從發條游絲說起的

一只布谷鳥鐘
遂跳脫
落戶一生

花 鐘

全球最最最的
第一座 特大花鐘

■葉盛生

禽流戰曲

飛禽界密謀已久
借流感 反攻人類
瘋牛 瘟豬 病鵝 果子狸
一一倒下

疫雞接棒
諸將受命 以身養毒
自奉向 人之血盆大口
只待同歸於盡

出師未捷啊
被人類餓殺的歷史之恥
猶未雪
又見一隊隊勇雞受刑

功虧一篑啊
禽屍焚於野 埋於土
人慘勝
誅禽界九族

雁鶴低飛險莫孤魂
獸族怨命慘兮昏昏

沒有烽煙槍炮
戰禍卻依然
屍山中突見一雞
飄搖起立
戴火怒唱

一雞死兮一雞鳴
十八年後
雞中好漢又一條

2005 年寄自香港

週圓這花海
每天都有吐蕊不完的
世界金融花邊
跨國商機 以及
列強高峰會議

2005 年 8 月偕妻兒歐陸之旅
2006 年元月整理脫稿芝加哥

■夏野

仨無之念

之一、無盡

思念像天池的泓水
百轉千迴
日日夜夜流向大海
從一個巔峰到另一個巔峰
紅土叢中埋下忠骨
丹頂鶴
沐浴著春暉
不朽的泉湧！
不朽的呼喚！
不朽的星辰！
不朽的光輝！

之二、無極

冬春夏秋折騰來折騰去
色彩何處尋求？
日月山川煙雲迷霧
南北東西何方舉步？
蹊蹊蹊蹊的虛虛無無
無心無眼
無動無靜
無黑無白
無笑無淚
無蹤無影
美麗的虛無怎樣選追?!

之三、無限

一犁一耙一口碗一頭牛
農民最多的個人財富
剎那間
高音的聲響比寒風更刺心
損害！盤剝！掠奪！……

——寄贈給詩友們
願世人得到平安

閃閃千眸如星熠
一樹色彩的
聖誕飾燈

懸掛著人們的新希望
將去年聖誕後的災難
還給宿命的星辰

而印度洋彼岸
光暗明滅的漁火
是生命的觀照麼？

而上帝和釋迦牟尼
都有菩薩的心腸
有時也會措手不及的援手

讓海神在阿齊臉上
擱了一巴掌
給世人留下永久的戒心

後記：去年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嘯已奪去231000人的生命。目前留在印尼(Indonesia)賓達阿齊(Banda Aceh)的暫時難民營裏還有很多難民，在今年這個和平博愛的聖誕季節，他們更需要國際人士接濟糧食，以及人們的同情和愛心。

2005年12月21日寄自越南

最根本的一切貢獻被遺忘
火爆？永遠不失莊嚴
呼籲還給農民權益
沉默？解開方程式
不能再跪著犁耕
貧窮在自省崛起

2006年一月一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秋夢

聖誕樹的聯想

■明迪

梨花往事

那一年的梨花
開的滿樹滿枝
我摘了幾朵插在頭上
裝扮成快樂的花痴

那一年的秋風
吹的滿山遍野
梨花落了
滿坡 滿地 滿池

2005.12.30

逃 避

我在尋找一種躲避的方式
離開沙灘以後
我在藍色的大海裡
睡了一個長長的美覺
海浪遊戲般地把我的沖回岸邊
我抓住綠色的海藻
在淺水灣繼續我的美夢
直到月亮的出現

月亮公公冷酷地告訴我
沒有一個夢是永久的
沒有一個海是不乾枯的
沒有一個灣是永無風浪的
同所有的貝殼一起
被海水沖上沖下
永無休止
很快你就會因相同的節奏而麻木
很快你就會忘記海浪的旋律

2005. 11. 12



◎王耀東 組稿

■ 兆良

1966年6月生，山東青州人，現居威海，已出版詩集3部。

我覺得露珠是個哲學家

我覺得露珠是個哲學家
你怎麼瞧它都像被你看透了
其實不然。它一翻身落到地上
就讓你無話可說了

大海就是一滴露珠

有那麼多人都在為我操心

有那麼多人都在為我操心
姐姐怕我討不到老婆
母親怕我過不好日子
父親怕我找不到工作
有那麼多人為我的前途擔心

他們擔心我因為貪玩考不上高中
他們擔心我因為寫詩摔倒在樓梯上

在這件事情上，我倒看得很開
這麼大的世界
我這麼小的一個學生

■ 李先鋒

1960年生於山東榮成。曾出版詩集《星星河》，散文集《小鎮軼事》。

天涼了

一場秋雨過後
天涼了

秋雨也知時節嗎
反正天涼了
你說天熱的時候
來這裡看海。看來
今年你是來不成了
天涼了
明年你會來嗎
大海可以不改初衷地等著你
季節不能。一場秋雨過後
天就涼了

一隻看不見的手

一隻看不見的手，每天
都在扭動著我身體裡的發條
像空氣、水、綠色植物
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像風、雲、飄忽不定的思緒
從虛無到虛無

我身體裡一條繃緊的弦
隨時會被這隻手扭斷
在鬆開生命的同時
這隻手也會撒手而去
一隻看不見的手
一隻虛擬的手
離開我的身體後，它
又將去擰緊誰身上的發條

■ 魯齊

山東淄博人，曾出版詩集《太陽樹》，現在新聞單位工作。

湖

故鄉的湖，叫蘆

半株葦子
白天鵝在葦上孵卵

湖水經年無浪，風吹漣漪
起落的天鵝
湖中的小船

一些人從船上撒網
弧度式旋落
種棉花的姑娘看見著

還能聽見黃河水的聲響
姊妹般的水
流過抑或涵含大地

潤澤棉花和魚的水
故鄉的人們用來洗滌，供奉
幾個世紀的哲學與宗教

一如太陽湖東長出
湖西落下
早晚都有彩霞簇擁相伴

薔薇花

我順從地沿你的指尖前行
指尖的方向就是我幸福的康莊大道
你嫵媚的眯我一眼
就讓我徹底放鬆了下墜的警惕，不願
行進在空中，抑或有荊棘的山澗

你那燈塔般的柔光，溫馨而富於詩意
我並不懼怕你指向大海
海鷗的身邊。因為
那裡有我想像的硬朗的愛情坦途
我躊躇滿志奔赴美好

可你……萬不該，為一朵薔薇花
就突然收回了自己的纖纖美指
讓我懵懂著落向何處

■素人漁夫

山東淄博人，70年代出生，職業教師，2003年開始上網寫詩。

無題

A

高處的事物漸漸降落
沒有了聲音
我開始懷念起重機
那時
建築是個凹凸有致的詞
我佔有它
在雲端行走
遇到照相館我會進去坐坐
照相師傅說
“你微笑若曇花
空落落的美了這麼多年”

B

遠方的人，
他喜歡騎高頭大馬，
喜歡在寂寂的街道上，
遇到灰姑娘，連同水晶鞋
一起馱回家。
他感覺
自己不老。

想起你了

爸爸在園子裡種樹
蘋果樹
開白色的小花
很多年
一到秋天
他就出現在家裡
從來
不和我說話
花開花落
紮羊角辮的瘦女孩子

不見了
蘋果樹還在園子裡長
每年
我選一個好日子
揀落蘋果
這時 爸爸
就走出來看我

■大刀

1965年生，山東人，86年開始寫詩，曾獲《人民文學》首屆青春中國詩歌獎。

伏筆

一條小徑穿過針孔
在它的四周埋下十萬樹木
落地的天兵肩並著肩

蜜蜂喊叫著壯大成大象
我被它帶領
衝上雲朵比賽的跑道

沒有什麼不被眼界圈定
大起來的世界
越看越小

只是那條小徑
呼喇喇刮成了大風
人人都擠上了高速公路
向著天堂 撒腿狂奔

轉身

到了懸崖邊
我轉身

到了門口
我轉身

到了一首詩裡
我來不及轉身

我的煩惱是
我被摔得粉身碎骨
又被愛情一塊塊拼起

這是一首詩給人
不該有的經歷

■馮路

中學教師，與朋友出版詩集兩部。作品入選多家詩文集。

十二樓

十二樓上站著的，從來不是那只風箏
不是竹子。不是望遠鏡
不是關於白裙子的記憶
不是船。運河的水還在流
船還在行駛
白裙子飄在望遠鏡裡
風箏掛在竹子上
竹子長在樓下。沙沙的響
這是我站在十二樓看到的全部景象
關於運河。其實，運河看到的更多
她不說。

事實上

事實上，雨先濕了樹葉
事實上，雲起初是潔白的
事實上，那條路是彎曲的
事實上，這樣的故事已經發生很多遍
事實上，故事發生時，路又直又遠
事實上，雲已經黑了，很多雨看見了樹

事實上，我們又回到起點

街景

街頭的風景也是風景
尤其是當你遇到一個目光
讓你想起一個久無音訊的熟人
發不出的笑聲從遠方滾來

這種情形，其實與立足的地方
是基本無關的
當年身在大峽谷，在黃石公園
就因為沒遇上這樣的目光
而不爽了好多
秒

攀山

蜿蜒
一條發顫的虛線
拖著蠕動的
一個點

雲濤洶湧
如萬千個煮熟的鵝蛋
何等壯觀

更遠一些
一個n維時空座標
在長眠

觀海

一不小心，倒立著
跌進另一個時空

頭上懸著萬丈深淵
腳下雷鳴電閃

由遠而近
一面俯沖的海
馱著一座
咆哮的山

阿華

原名王曉華，1968年生。著有
詩集《往事溫柔》、《發現》（合
集）、《威海詩歌》（合集）。

阿卡

紅的唇，醉的眼
那夜，她帶著風塵氣回家
她說，她比煙花寂寞
“夢裡陪君三千場
不說別離”

阿卡在十八歲就開始蛻變成
鮮艷欲滴水果籃裡的
一隻小青蛇
她有漂亮艷麗的外衫
喜茨格子裙和用情不專的襯衫
迷戀生活裡甜蜜的糖衣

她曾經把日子看成是
溢香的花朵
她善於在人群中說出“不”
她回首、轉身、說出愛
在動詞與名詞之間
她游刃有餘，她說
愛上一個人，就一定
要讓他知道

時光流轉，只是悵惘依舊
多年以後，我看到阿卡
她淡裝、羅裙，睫毛輕垂

我喊她的名字，她
回頭一笑，在街頭
她說出這幾年的生活：
有一個平常的老公
順眼、不討厭
生活習慣和諧
有理解力

是的，只是一個眼神
就愛了
多年以後，阿卡說

我知道，自此以後
再也沒有什麼可以
襲擊她的寂寞

單眼皮的魚

她不需要房子
就不需要按時付揭
而每一次空前的快意的流浪
對她來說都很重要

她是一條單眼皮的魚
喜歡素面朝天
她丟棄晨起時候的口紅
和午後宴會上的眼影
但卻喜歡像花朵一樣
努力向上，親切地鈣質
長滿她的鱗片

她是一條單眼皮的魚
她的夢想從來就沒有
被完整地規化過
她以為她可以走很遠
不走私水，不繁衍思念
她以為她的魅力在於無跡可尋

她以為那個樣子
她就會很酷很唯美
但在流浪的途中，她卻抵不過
一叢海藻的呼喚

多年以後她才明白：
一條單眼皮的魚，只有和
一叢羞澀的海藻呆在一起
才不會自卑

■杜風人

孤 絕

春秋古道 一條九腸嗚咽的長河
詩騷的櫓槳榔聲 迴盪古今風流

浮泛 天涯過客
擺渡過彼岸的彼岸 卻把自己
擺渡成河上孤獨的邊緣人

李賀肩揸一破布袋襤褸的詩
進不了 唐詩三百首的殿堂
世故蒼涼 詩路更崎嶇
潦倒的杜甫 碰到金聖嘆
妙批 唐詩六百首的閉門羹

愛情也何嘗不是一條酒河
連書也吃的司馬相如 打動
帝心的凌雲筆 而成都酒肆的
愛情酒 點滴蘸捺不得*

莫 莫 莫 莫如
陸游的 錯 錯 錯
憾嘆千古孝愛的錯 徐志摩
愛的錯 又何嘗擺渡過
上海北京的酒河

一瓢陳子昂的天地悠悠
離騷鯁鯁的屈原 泅不過
汨羅 項羽蓋氣淒絕的江山美人
涉不過 烏江
余光中的鄉愁 跋不過
狹窄海峽的風波

擺渡 停
擺 獨木橋
架空

古人心 驛馬擺渡

長長一封家書 抵不過
一通電話 數秒 e-mail

汽車 高速
駛過 高速公路
穿過海底隧道
飛機高空 飛越
五湖四海 人造衛星
上月球 遨遊太空
數碼遙控 按鈕
戰爭

而酷愛和平 自由
天涯掖酒行的我 一壺相思
卻找不到 回家的路

*司馬相如係歷史上最著名的消渴（
糖尿病）患者，他餓起來連書也吃。因
糖尿病的三多症候，多食，多飲，多尿
。糖尿病後期，除眼腳損壞外，最要害
的性功能衰退，更要人命的滴酒不能沾
。近代史，最嚴重的糖尿病患者，蔣經
國也。

2005.12.13

物是人非

黃昏公園禪坐秋樹下
兀自細數 落英飄零
古人心 知音恩情幾許續紛

突兀又見 清道夫舉帚
飽蘸一筆夕陽 書寫
晚唐的絕句

漂泊天涯的輪椅孤獨島
舉目塵世 是個人物的低調清高
默默清除 物化城市的時尚廢棄物
無怨無悔 我卻恨不得
能將殺風景的人造塑像 清掃到
原始生態的茅坑

讀向明的詩〈居高〉有云：
“右腳豈能對左腳認輸”

■曲有源 左腳和右腳

你前他後
他前你後
這邊的這隻腳
和那邊的那隻腳
一路搶先不止地
收了回來 又
放了出去

賭氣一生也不過
一步的輸贏
直到生命告終時
才能看到
最後邁出並且落實的
是那一隻
以便蓋棺時去論定
是左腳不賠
還是右腳穩賺

2005年寄自長春

而全球化物化的地球村 已然
堆滿電子廢棄物的垃圾場 且如何
清除物化人心中的污泥 是個心靈
泥濘紛爭的垃圾課題

正質疑責詰 掃帚的
垃圾功能 為何不能
把我輪椅的輪迴禪影
一筆抹殺乾淨

一股現代聖嬰現象的秋風掃落葉
竟將我曲曲長長的夕陽身世
從頭到腳覆蓋著 連洩濕的背影
也動彈不得

2005.10.30 紐約

■藍斯

不曾寄出的信

◆◆◆信三

舞動天地的混沌
冬天最後一場雪雨
在春分時節
還濺濺濕濕的
漫天漫際
不能起飛的航機
延阻心切念切的歸鄉日子

雨季開始的異鄉
清明 晴日
草油綠覆蓋彎穹瑩土
三數小花栽種
依疏墳前兩旁
碑石紅漆塗寫的
永遠仙遊至愛的名氏
三牲酒水祭奉
一組銅鑼潮樂悠優愜愜
冥紙焚灰 蝶飛蝶舞
風過處飄邈無跡

拽傘撐高琉璃的陽光
目及不遠的青石礦場隆隆撼動
深睡的兩張枯臉
緣結緣解何用從頭訴說
故鄉夢迴

2005年波士頓·春

◆◆◆信四

那井淵迴轉千尋的記憶
守候寂寂空谷一句餘音不歸
遲遲不想觸及的痛
在最初已宛然鑿刻的印痕

■林居

墨爾本之夜

星光閃爍 燈光閃爍
總在夜裏依偎著生活

陽光撤去 煙花散去
靜靜的黑裝扮著夜

流淌的河水 拍岸的浪花
渴望寧靜做出回答

大家躺下 大廈回家
月亮守候著墨爾本 睡了

2005/1/28 4:20 寫於墨爾本

深秋之後
葉紅臥懶滿庭
小雪在夜半暗泣無音
冷肅眼神來不及捕捉
忽明忽滅離去的你
晦澀如詩的背影
小手溫軟盈握
淺淺單邊酒窩
水柔笑語 落月
月落霜冷的聲響
玲瓏如一串風鈴
懸掛在你玉潤的耳墜
至今清晰可聞
那年那夜那人那情物
因為風淡雲薄煙輕漸消漸逝

落墨字跡已模糊不清
歪倒斜倚的筆劃醉時樣子
一張小小方正的郵票
怎能承載挺重的郵戳

2005年波士頓·秋

拾貝殼的女孩

迷朦的手
揀起
一隻隻沒有靈魂的軀殼
迷朦的眼睛
望著迷朦的海
尋找那軀殼裏
不屬於自己的
故事

補魚網

每一處破綻
都是為了彌補家裏的支出
一絲不苟地細數
數不清的網結是我的心結
人生的搏擊場上
平安
才是最大的
喜悅

捕魚

你囚困在藍天綠水
仰慕海鷗無拘無束
回過頭來
武器
指向魚中的善類
押往超市
享受人間冷氣
活生生
文明超度

玩沙

把疲勞藏在
童心
用童心築成
碉堡

一簇浪花
把積澱的煩惱
洗得
一乾二淨

2005.9.5 越南

■秀陶

風景

一、秋

又濕又冷的秋走到那條小街的街頭，伸長了頸子朝裡也不過只是望了一望，一整街的樹葉便黃黃紅紅地掉落成堆，而且嗦嗦地跑出聲音來……左邊是一片空曠的停車場，背景就是成群兀立的高樓，這時秋正乘上迷濛的霧汽在高樓的窗外遊蕩。一架如蚊的小飛機，發出緩慢而空洞的引擎聲把僅存的一點點秋又斜斜地拖到東北方看不見的地方去了

二、冬

實際上冬也住在同一條街上，只是人比較刻板比較嚴肅一點。即使偶而像太陽一樣地笑一下也是冷冷的……

小街的盡頭是一片較少人行的墳場

Dec. 2005, Los Angeles

■藍亭

琥珀的吶喊

很久沒有開螢幕了，因為死亡
她細緻的洗身子的紋路，她是水裏蝴蝶
我們很多穀穗，都沉在琥珀裏，唇遺失了紅色
樹枝將冬天的腹部破裂，
那些隔著玻璃向外窺視的女人，在相片土灰中以眼吶喊
關於神的詛咒，無人敢再提起，一切都是也可能
都不是，報應；雨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淚的季節
無所謂，一切在我面前都無所謂，除了母親
她是每天要晨練，下午麻將的，生活對於她是靜止的
是無數個重複的一天，如海裏的水
如看海的人，他看不見每一具體的日子，他看不見自己
但我是有病的，我的病毒無法根治，因此我很平靜
世界，對於他隔著一塊厚厚的樹脂，碎的過去
沉澱在他體內，很多年了，厚厚的雪
堵著門，這卻延伸他的視線，他看見了山的鋪展其靜穆哲學
他看見了破碎的雲，在緩緩織補破碎的天空
他看見了他視線在黑夜的高速路上延伸
那些碾壓的路，佈滿母親或祖國的針刺，
一次次顛簸，一次次血流，
“這是我清楚的終點，戰爭的無奈與經痛”

■雲亮

身體是一隻人形的瓶子

把頭摘下來

把沒有頭的身體放到門外

身體是一隻人形的瓶子

現在，蓋已打開

誰愛拿什麼就拿什麼

祖輩為了守護這只瓶子

歷經磨難

最後兩手空空

我們為守護這只瓶子

本錢花得也差不多了

瓶子裏有什麼

幾粒種子，和一大碗

滋潤種子的血

血少了就兌點水

真正的種子，在哪裡

都能萌發，生長，結果

2005年寄自山東

■呂建春

屋子

那屋子住了一輩子，總有突如其來的敲門聲，開門卻看不到人影，只有自己的腳步聲。大白天，屋裡陰沈沈，像佈滿靜電的雲霾，一隻蒼蠅嗡嗡作響，飛撲著窗戶，反反覆覆。尤其深夜裡，感覺到叩門聲，不是外面傳來，而是屋內。

敲門聲讓神經緊張，像琴絃繃得太緊，隨時發出高音斷裂，對時間非常敏感。時鐘滴滴答答，痙攣的時間，常常需要校正。敲門聲過後，狗還一直豎著耳朵，像野獸感到危險的逼近，警戒著黑暗或者什麼。等待狗吠，等待末日的感覺，有時會想讓門一直敞開，或索性出走，不再回來。有時會想將門釘死，而日子睜隻眼閉隻眼，黑白顛倒就過去了。時鐘滴滴答答響，等待什麼人的來臨。嘴裡呢呢喃喃自言自語，明明知道有人失約了，還兀自空等。

天黑了嗎？天什麼時候亮？空耗的狗吠，對應著開門的空洞，敲門聲像世界在對待這個屋子，一輩子。誰呀？他媽的誰呀？疲倦的舌頭，打了個哈欠，自己回答的話語，有耗子攪和著殘菜剩羹的味道。不乾不淨的嘴巴裡，沒有什麼消失，蒼蠅還在嗡嗡作響。

■秋原

鏡子

他每天都照鏡。早上起來刷牙、洗臉、洗澡、換衣服、梳頭……

他每天都看到鏡裡的同一個人，同一個浴室。

他從來都不知道鏡子裡有些什麼，或者沒有什麼。

他一直都想著這回事。

直到有一天，他走到鏡子裡面。

裡面是一條漆黑的，長長的隧道。他隱約聽到流水的聲音。他看到隧道的盡頭有光。

他一步一步地在隧道裡摸索，緩慢地往光的方向走。

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終於走到隧道的盡頭：那是一個光亮的地方。

那是一個中學的大門口。

他看到十四歲的自己站在學校的大門前等他父親來接他（他父親很少來接他。）當他看到父親騎著自行車來到的時候，他身旁也走來了那個他喜歡的女生，長長的黑髮，大大的眼睛。她低聲地問他：“這是你爸爸嗎？”他高興地點點頭。然後她走開了，回過頭來給他一個溫柔的微笑。

那天他父親帶他到餐館吃飯。

那天的陽光特別的溫暖。

他凝視這光景好一回，直到光漸漸暗下來。父親和女生最後都消失了……

他回頭看到隧道的另一端，他先前走過來的方向是光亮的。於是他沿著隧道一步一步地摸索，緩慢地朝著光往回走。

他終於走到光亮的地方。那是一個浴室，他彷彿聽到水的聲音。

他看到地板上躺了一個赤裸的男人。一絲不掛，動也不動。

他蹲下了，輕輕地推了那個人一下。那個人完全沒有動靜。他再輕輕地搖了他一下，那個人還是沒有反應。

他觸摸那個人的心臟，發覺那個人已經沒有心跳。

他用手指探到那個人的鼻孔，發覺那個人也沒有呼吸。

他滿臉疑惑。他轉過頭來，無意間，看到鏡裡有一個人；樣子跟躺在地板上的那個人是一模一樣的。

2005年冬洛杉磯

■李斐

色情街市

在紐約曼鐵吾的街上
黑貓追著白狗，雞逐老鼠
猩猩尾隨黑熊，鹿邁斑馬
雌魚與雌魚交尾
雄鳥與雄鳥纏綿
野牛舐著孔雀身軀人首生物
牠們不停旋轉奔走交媾
每一道街頭有鐵閘欄柵
我想把鐵門打開
讓他們逃走休息
可是找不到鎖匙
分明鎖匙我放在褲袋
被隼鷹啄了隻眼睛才驚醒
一晚兩晚一個星期了
我每晚做同樣的夢
不知道這夢有什麼預兆象徵
看心理治療程序漫長
而且我也付不起費用
今天特別到圖書館去
查看弗洛伊德先生有何高見
希望書本內尋到解夢的方法
翻覆書頁也找不到滿意回答
晚上坐在沙發上
用不睡的傻辦法抗拒做夢
可是困倦的眼皮閣上
同樣的夢境又走進來
我在褲袋搜索鎖匙
觸摸手上是堅硬下體
我才甦醒過來
決定以後在睡覺前
電視節目“Sex and the City”
在曼鐵吾取鏡的片集不看

2005年11月26日紐約

■楊寶瓊

花落

塵世上最後一朵清香
攜帶體內的火焰離開
縝密的暗語
進入自身的黑暗

跌墜的疼
一個溫柔的陰謀
陷落與飛升
在時間的暗流中洶湧

凋謝的往事
遠離枝幹
插在誰的夢中
岩石一樣沉默
夢想和懷念是最深的傷口
隱入歲月背後
淡若煙嵐

蝶已死去
在一個夜晚
把自己的靈魂打開
芳香的歌聲消失殆盡
一聲尖銳的哭泣
穿過花瓣閃動的眼神

花落一地
逐漸清脆的疼痛
擊中暮春的憂傷
要經歷多少次開放閉合
荒蕪才不再回來
而一些夢
還在遙遠的路上

2005年寄自雲南

■陳銘華

尋

數碼化的我打了一個電話到公司請假，跟著那清脆的指示轉來轉去，卻不知如何轉到了自己的分機，好聽的聲音一下子變成了陌生的自己的回答。只聽得自己的聲音告訴自己：今天自己不上班，如果找自己的話，電話請打到家裡，不然就請留話！我沒有留話，馬上打了一個電話回家，可是聽到的仍然是自己的聲音和相同的內容，不同的只是電話號碼換成了自己手機的號碼。我馬上又打了一個電話到自己的手機去，聽到的卻仍然是自己的聲音告訴自己上班的電話號碼……一整天我就這樣跟著指示尋找自己，我想，我已迷失在不同的空間裡；我想，我思故我不在

2005年11月5日

文 明

就像蘋果
最初是亞當的
咬一口之後便成了
某電腦公司
每天在網上
爭紅搶綠的數字
吃不了
兜著走

2006年1月19日

■董克勤

墓 碑

墳的舌頭一樣伸出來
你要吃什麼？

雨雪霜露。草木莊稼
都堆在你面前
為啥你不動一動？

也許你吃下一些
把飢餓的死亡餵飽
你就能站起來，走著說話了

人們把肥膩成厚脂肪一樣的文句
刻在你身上
不能解讀的你
日以繼夜的舉著
咽 下
也吐不出

水邨周莊

天——在房脊上
房——在船舷上
船——在水面上
水——在魚尾上
魚——從元明清游來
原封不動地
啣來周莊

魚尾水裡一划
水面漾開一個 笑靨
船——在笑靨裡
房——在笑靨裡
周莊也在笑靨裡
水疼周莊

2006年寄自山東

■任知

汽車撞人
司機最先想的是
那行人是否撞死
行人被撞
他想的是
自己生於偏僻山村
好不容易
考上大學
畢業剛穩定
討個當地老婆
不曾想
剛紮下根
便飛來橫禍
他想自己一定
要活下來
當他四肢還未落地
那輛汽車
瘋狂疾馳而來
再次將他撞飛

不消半個鐘頭
我們登上峰頂
在曹操橫槊牛逼的地方
我們點著一根煙
從觀海閣遠眺
飲馬湖水光激灑
耀人眼
此時我恍惚看到
氣焰囂張的魏軍
山不在高
因詩為友
我和東嶽
身在海拔 63.4 米高處
卻不約而同地
感到寒冷
正如我們腳下的碣石山
經歷了 73 萬年的滄海巨變
它仍孤絕地
挺立在魯北平原

2006年寄自天津

車
禍

登
碣
石
山

徐鄉愁專輯

徐鄉愁：男，生於六十年代，四川人。“垃圾派”領軍者，主編民刊《垃圾派》。

徐鄉愁簡歷

姓名：請看題目
也就是徐文長的徐
徐霞客的徐
徐敬亞的徐
但不是徐志摩的徐
徐向前的徐

性別：男
或者公的雄的牙的

年齡：生於六十年代
六一年至六九年之間
皮旦比我大兩歲
小月亮比我小兩歲

籍貫：與榨菜同鄉
但沒有那樣清脆
與劉文彩同省
橫蠻起來我比他更狠毒
把辣椒當飯吃
把川劇當歌聽

詩觀：沒有詩觀
寫詩的時候現發明

屎的奉獻

屎是米的屍體
尿是水的屍體
屁是屎和尿的氣體
我們每年都要製造出

屎 90 公斤
尿 2500 泡

屁半個立方
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

莊稼一支花
全靠糞當家
別人都用鮮花獻給祖國
我奉獻屎

人是造糞的機器

牛頓從墓穴裏爬出來
他的心臟開始跳動
血液開始迴圈
他的頭髮由白而青而黑
事隔多年還是那樣鬱鬱蔥蔥
這時候，落地的蘋果回到了樹上
地球的引力已經消失
牛頓和他的靈感
正在自家的草坪上練習退步走
從果園退回到宿舍
從老年回到少年
從少年回到胎兒
從胎兒回到受精卵
牛頓他爸和牛頓他媽
此時正在床上
製造牛頓
真對不起，放映員抱歉地說
我把電影片子放倒了

好，下面我也要同樣的方法
讓伐倒的樹木再立起來
讓病亡的親人恢復健康
讓亂收的經費退還給人民
讓判錯的冤案發回去重審
我還要讓亂扔的垃圾回到手中
讓大便和小便
都回到人的肛門
並在反引力的作用下
穿過大腸和小腸再穿過胃
直抵扁桃也鎖不住的咽喉
最後從口腔裏吐出
香噴噴的米飯和果實

從前，人是一個個造糞的機器
現在製造黃金

拉屎是一種享受

在後簷口蹲下來
手紙也跟著我蹲下來
這時候，我什麼也不去想
兩會是不是成功地召開了不去想
美國該不該打伊拉克不去想
人民是否小康了農民是否減負了
都統統不去想
我現在最要緊的是
把屎拉完拉好
並從屎與肛門的摩擦中獲得快樂

解手

就是把揣在衣兜裏的手
解脫出來。把忙於數錢的手
解脫出來。把寫抒情詩的手
解脫出來。把給上級遞煙的手
解脫出來。把高舉旗幟的手
解脫出來。把熱烈鼓掌的手
解脫出來

把舉手表決的手解脫出來
把舉手選舉的手解脫出來
把舉手宣誓的手解脫出來
把舉手投降的手解脫出來

豬比我們幸福

豬比我們幸福
豬沒有必要穿衣服和褲子
沒有必要把身體遮得嚴嚴實實
豬可以把下半身露在外面
卻沒有人說他們有露陰癖

豬比我們幸福
豬想方便的時候不必上廁所

更不必分男廁所和女廁所
豬在方便的時候不必脫褲子
豬本來就沒有穿褲子

豬比我們幸福

豬吃了又睡了又吃
且不必在早上六點按時起床
也不必在晚上九點按時就寢
豬最大的理想就是伸懶腰

豬比我們幸福

豬想日就日想生就生
還可以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
你們掃黃打非的管不著
你們計生辦的同志也管不著

吃喝拉撒搞

豬比我們幸福比我們健康
下輩子一定變成豬

我的垃圾人生

我的理想就是考不上大學
即使考上了也拿不到畢業證
即使拿到了也找不到工作
即使找到了也會得罪領導
我的理想就是被單位開除

我的理想就是到街上去流浪
且不洗臉不刷牙不理髮

精神猥瑣目光呆滯
招幹的來了不去應聘
招兵的來了不去應徵
我一無所有家徒四壁
過了而立還討不上老婆
我的理想就是不給祖國繁衍後代

我的理想就是把自己的腿整癩
一顛一拐地走過時代廣場
我的理想就是天生一副對眼

看問題總向鼻樑的中央集中
我的理想就是能患上羊癲瘋
你們把我送去救護
我卻向你們口吐泡沫

狐狸的尾巴總會露出來

俗話說

狐狸的尾巴總會露出來

但必須要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狐狸必須有尾巴

第二：狐狸必須是作了壞事

第三：狐狸必須悄悄地

把尾巴藏起來

前兩個條件容易滿足

現在難就難在所有的狐狸

都喜歡把尾巴露出來

我們無法弄清

到底是那一隻偷吃了生產隊的羊

附錄：徐鄉愁批評（15則）

01. 老象：

提到垃圾派詩人，徐鄉愁無疑最引人矚目。這些詩作已十分成熟，它們成為垃圾派最具特色最為成功的代表性標誌是當之無愧的。如果說，垃圾派的創始人老頭子在理論上為垃圾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那麼完全可以說，徐鄉愁也在詩文本上為垃圾派的成功作了堅實的準備。徐鄉愁似乎已成為垃圾派的代名詞。

02. 路野：

徐鄉愁說垃圾派是先鋒中的先鋒，這一點我沒有話語權，但從我閱讀他的詩中不難感覺到，其實徐詩一直都是圍繞現實生活展開的。他絕不含糊不清，也不姿態過高，需要讀者仰視。這是徐鄉愁詩的特色，也促成了他成功的必然性。徐鄉愁的好詩甚多，不能一一而足，本文只能選擇幾篇稍做分析，算是拋磚引玉，期望更多的更優秀的評論文章出現。可以說，徐鄉愁已經完成的詩篇已經足以使他步入優秀詩人的行列。但願徐

鄉愁的詩越來越出色，最終能在詩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03. 虛雲子：

看鄉愁的詩不愁，因為愁得多的人會被逗得哈哈大笑。這有多可貴，想讓人愁還不容易？讓愁的人笑可不容易啊，可沒愁過的人也得不到高品質的笑。不僅是我喜歡鄉愁的詩，我老婆比我還喜歡，她可是這世界上最不喜歡詩的人了，見了詩就腦袋大，就累，就不想吃飯，就噁心，可是見了鄉愁的詩她喜歡得要命。所以我遲早要找徐鄉愁算帳！

04. 訓練小豬天上飛：

讀徐鄉愁的詩，你必須把自己的閱讀趣味置於艾略特的荒野之上，驗的是你的閱讀趣味耐力和反思的創造力，在這裏你無所適從，面對的是一個世俗的人很難苟同的世界觀，他的詩不僅是對體制化詩美學的挑戰，也是對正人君子的道德感和意義系統的挑戰。

05. 楊春光：

在藝術實踐上，以徐鄉愁為代表的許多垃圾人業已大膽地在不同程度上正在涉入這個禁區。特別是徐鄉愁的決不與官方當權者合作的反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幾次網上聲言，並從他的個人經歷和對我的後政治寫作的包容與支持的態度來看，他作為垃圾派的主要領袖人物之一，他在突入最大政治垃圾現場的無論是寫作姿態還是寫作實踐上都不會成為問題的。徐是洞察千里的先鋒寫作者，我對之有極高的信任度和許多心靈相通之處。

06. 王順健：

垃圾派是向屎而生，去做糞便的虛擬網路。垃圾派在人的向下動作中（或者說是運行中運動中）在糞便中找詩意的歸宿的。糞便是自為人類文明以來，始終為人不齒的人產物，因為它臭因為它低，因為它是排泄物，始終被偉人、世人排斥在審美以外，這在歷代可能有它的正確性。而在當下，垃圾派卻發現了向下過程或者說成為糞便的合理性，和審

美情趣。其中一個垃圾派成員的一句話就直達垃圾派的內核，大家可以就此具體展開討論。這句詩說“你們向祖國奉獻鮮花，我奉獻屎”。我個人以為，這句詩乾淨本質又充滿快意。它充分體現了個人寫作在社會重壓之下，作為人的自覺意識，和快樂原則。社會處處都有公廁都有屎，那不都是人拉的嗎？都在拉，但拉得確有不同，一種人醉生夢死的拉，麻木不仁、閉目塞聽的拉，一種人是突然覺醒，主觀能動地拉，心胸坦蕩地拉。

07. 安琪：

徐鄉愁居然在這樣一個我很不以為然的概念的引領下寫出了一大批簡直可以說莫名其妙的異類詩，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奇跡。他的詩若按正統觀念來看有點不入流，有點下作，但詩需要正統觀念嗎，更何況何謂正統觀念？所以，徐鄉愁作品以其思維的逆向而令人微笑。

08. 秦風：

徐鄉愁差不多就是垃圾派了，或者說代表現在的垃圾派了。他說垃圾派全部退完了，他也不會退，退出垃圾派就是退出自己。應該說，他的勇氣是巨大的。其實也就寫寫詩，做起那麼大一副架式，什麼意思呢。過去讀過這個名字下面一些詩，不知是不是他寫的，偽抒情的居多，與他現在的寫作區別很大。現在的寫作直達事物本質，立場堅定，鬥志昂揚，有走上刑場的大無畏英雄氣概。

09. 紅塵子：

徐鄉愁的〈菜園小記〉足以說明他的詩領悟力的不同凡響，此詩雖短卻在撥和插入之間剖開了時間的在場和不在場，通過詩人的才氣、智性，留給了讀者一個無限的思考空間。

10. 訓練小豬：

關於垃圾詩的寫作，垃圾派內最合格的詩人是徐鄉愁和藍蝴蝶紫丁香，他們二人無論是從數量上講還是品質上說都已經成熟，就是說他們二人從現在起不再寫詩，今後的垃圾派創作史上一定會留

有他們重要的位置。和他們相比，我們的許多人還沒有這種資格。

11. 皮蛋：徐鄉愁說過他要“做一個尿人”。徐鄉愁作品中有一個詞出現的頻率極高，以關鍵字稱之絕不為過，這就是尿。“在垃圾派，通常把寫屎、寫尿、寫屁甚至寫膿的作品，稱之為屎尿寫作。它是垃圾派寫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它與所謂的身體寫作的區別在於，從內容上看，它寫的一般是已經或將要排出人體的種種排瀉物，而不是什麼肉體。”（皮蛋〈論作為隱喻的垃圾派〉）。徐鄉愁是中國垃圾派屎尿寫作的典型代表，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徐鄉愁之所以堅持並熱愛屎尿寫作，與他對“偽”與“真”的認識不無關係。他說：“一切思想的、主義的、官方的、體制的、傳統的、文化的、知識的、道德的、倫理的、抒情的、象徵的、下半身的、垮而不掉的東西或多或少都有些偽裝的成分，只有垃圾才是世界的真實！”

12. 蔡俊：

就成熟的詩人徐鄉愁來說這是他更有真摯的浪漫精神的表現，我們閱讀的時候，並不是去時刻尋找形而上的直接承載的，因為那是早就在我們的偉大的本性裏的東西，只是每人蒙蔽的程度不同。先鋒藝術其實就是對僵化和假象的消解，包括體制，哲學，藝術本身。雖然吹雪兄的批評在理論上有道理，可有變成當初對朦朧詩的批評的危險，藝術是在不斷流變的，我在徐鄉愁的詩裏看到一種強有力的生命力，這也許是最重要的。我認為他是中國最傑出的先鋒詩人之一。

13. 張嘉謫：

隨著低詩寫作的因勢而起，人們看到，中國詩從“禁慾”轉向了“縱慾”，人性的放縱成為低詩的文本風貌。低詩不僅在狂熱地“為下體恢復名譽”（指從下半身開始對性器官與性行為的書寫），而且也振振有辭地“為排泄恢復名譽”（以徐鄉愁的“屎系列”詩寫最為突出）！“狗眼看人低”！當垃圾詩人徐

鄉愁這樣說的時候，他已經取消了這句話的貶義；處於低位的“狗眼”，最能看穿某些人面畜生的醜惡、虛偽與骯髒！由低向上，是“低詩寫作”對社會現實對生活現場採取的基本審視角度。目前，低詩寫作的話語破壞，似乎分冷與熱兩路進行：“冷戰式”一路以徐鄉愁為主將，另有管上、解渴、餘毒、路野、西風瘦、管黨生、花槍、小蝶、九月、秦風、方子昂等等。

14. 謝小謝：

垃圾派詩給外界最突出的印象是反叛，自我作賤，甚至噁心（儘管事實並非一定如此）。這方面最傑出的代表是徐鄉愁。徐鄉愁的作品藝術性一般，表現出來的思想卻是出類拔萃的先鋒。也正是這種出類拔萃的先鋒思想，遮蔽了垃圾派其他許多優秀作品的藝術美。在中國，思想問題永遠大於藝術問題。這是中國的悲哀，也是藝術的悲哀。徐鄉愁這人性格內向，不苟言辭，生活中朋友不多，卻是性情人，一旦深交，是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傢伙。

15. 趙思運：

我就感覺到徐鄉愁的詩就像崔健手中的吉他，刀子一樣銳利地插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他的詩也像一把刀子斬釘截鐵地對虛偽的東西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構！徐鄉愁進行解構的手段主要是反諷。但是反諷並不是簡單的反對。它是一種智性的東西。我非常喜歡他對語言的獨特把握。很個人化！尤其是對最大眾化的語言，以一種非常個性化的獨特方式把極具中國特色的話語解構並且轉化為陌生化語言，即新穎性。

■徐鄉愁專輯

■蔡克霖

西行三首

1) 敦煌之夜

鳴沙山擁抱月牙泉
溫暖著敦煌之夜
沙洲夜市送來的燈火
懸掛莫高窟洞口
都說是諸神
指引新紅絲綢之路的旅人

我佇立風中
鎖陽酒攙扶我
駝鈴搖響了詩的韻腳
敦煌太喜歡夢了
連叫賣巴基斯坦銅花瓶的女人
也要收款後藏一些日子
再郵往我的故鄉
飛天伏臥
仍儲存精力
選擇飛行世界的最好時刻

敦煌之夜
甜美的呼吸著
如慧眼蓮花臺上香火
燃燒荒涼
迎迓虔誠

2004/11/6

2) 過火焰山

作好了熏烤肌膚
和熏烤靈魂的準備
把時間也帶來了
把方位也帶來了
把詩稿也帶來了
一齊焚熏
看烈焰騰騰之後
還剩餘什麼

百里火焰山
溝壑縱橫，砂岩赤褐

滿天紅光遍崖紅光
從白垩世紀到盛唐年代
高僧西天取經
如今移成——一幕場景
剛走一個團隊
又來一個團隊
取走一段段經文
帶走一股股熱風

我身臨其境的
作了一次戰地演習
連一粒火種
都沒帶走
生怕落入水中
也會燃起災難性的戰火

2004/11/8

3) 告別嘉峪關

我沒有申辦過關文書
便加入了自由行
僅一聲聲問候
你竟邀我多留一陣子
笑曰：西出陽關無故人了
肩披黃胄甲的將軍呀
你百戰百勝屢見奇功
在馬蹄聲聲的歷史裏早就熟悉你了
連你腰纏錦囊錦囊裏裝著妙計
連你的莽莽沙原也不泄天機
我從江南來到大漠
渾身綴滿著春的故事
你生命的靈魂
不是那燕子的嘶鳴嗎
你早到了退休年齡
仍堅守二線
我給你帶來嶄新的禮物
只要電鈕一按
你便可以甕中捉蠶了
而我仍是你的一支響箭啊
只要你一張弓
我便會集合在你的箭鞘裏

2004/11/26

■心水

北極星

每次駕車不論往南向西朝東
那不聽使喚的駕駛盤
竟下意識轉到北面
是被妳閃爍明亮的磁場吸引

立在門前觀賞滿園玫瑰
朝北的方向總有道
隔空傳來的電磁波
強力的迷惑著我的心神和眸子

那顆默默照耀的星辰
仰首彷彿近在咫尺
幻想伸手摘下來
伴隨我渡過餘生寂寥的日子

孤單北極星遙遙相對
回眸輕笑我這書呆子的痴心
撒落的柔光如銀
若即若離的把我的魂魄勾走

星光讓上海夜色黯然
自唐山升起耀古城西安的的風采
又從蘭州散播美艷麗影
再萬里投射至墨爾本的天空

明麗艷色夜夜閃爍
無始無終多世的糾纏
縱在日光下電磁波依然
緊緊牽扯我的心我的靈我的魂

分秒時刻朝北仰望
北極星光冰冷無言又絕情
可望不可即的座落天涯一隅
吸我引我誘我惑我迷我醉我

2005年11月6日於墨爾本

■冬夢

冬雨入夢

放開微溫的妻的手
不如端一杯濃茶
不如捧一本詩集
打開窗
我恐怕詩被冬雨濺濕

關上窗
詩的情緒原來如此低落
遠遠超越我
雨過了
天還沒有青呢

2005年2月18日香港

中年的心事最難纏惹

——夜讀L的來信

晚雨來訪
初起的紛紛擾擾
最後的濃淡分明

中年的心事最難纏惹
儘管風雨穿梭而過
儘管歲月刻意一一隱藏

向南的窗子並未敞開
深鎖重門的心事同樣
難於敞開

冬夜埋夢
飄窗搖雪
詩在網路中彼此并肩走得越來越近

勿道風雨莫論陰晴
都該適時靜止
好待你我易於坦然入眠

2005年5月27日香港

■黃奇峰

乙酉年中秋

上蒼給大地免費提供冷氣
大地一下子就凍黃了臉
藍天遠遠地拋棄傷殘人世
季候鳥無情凌空南投

月亮尚算有情有義
又圓又大張貼在藍天
一片銀輝同灑貧富
照明遊子回家團聚之心

鄉下的白糖塔和月糕
和我分離已五十多載
真正的港式月餅雙黃蓮蓉
也與我三十多年不通款曲

洛城市面月餅飄香
月亮樹梢頭掛上的特製大銅鑼
種種美情良景
難挽漂泊流離之痛

潮州柑

黃黃的臉
幾點雀斑
健美的圓
嬌嫩肌膚

滋潤的肉體
誘人的清甜
雖非金玉其外
絕非敗絮其中

嘗過甜頭
回味無窮
食髓知味
屢想回頭
擁抱故鄉的另類
溫柔

■劉健生

聖誕以及其他

如此早從古老的煙囪滑落
滑落一則很纏綿纏綿於肉體高潮的吶喊
十字架砌成耶和華寢過的血床
血血血潑墨山水般紅成抽象的悲劇

其實悲劇就像悲劇的喜劇
悲劇恆常在喜劇的狂笑下開麥拉
而照明彈卻恰恰迴成水銀燈

所以那串鈴聲都是卜卜槍聲的變調
當耶路撒冷很古典的
披上雪白的喪衣
孤哀子們捐出一點眼淚立即凝成冰河
然後臉紅而不臉紅焚紅族譜
焚禾稻焚馬？燃燒一場提煉

而竟然將十字架鑄成劍——劍
所以聖人那張床也給彌撒了
劍劍出鞘仍然抽出抽象的悲劇
那夜

眾口都嘔出平安夜聖善夜光華射
果然光華光華如斯四射
聖誕老人的白鬍鬚遂焦烤
在——那片烽火光華的大紅袍

悲劇？仍是悲劇
鹿車排成出殯的行列
那只白鴿？在霜霜層層裡冷冷夭折

2005年聖誕前夕從倖存、發黃的剪貼簿
中抄錄。詩未註明寫於1971年（當時在
“耀漢”唸高一或高二，驀然回首驚覺竟
已34年）。從文版編輯風格追溯應刊於
南越堤岸《新論壇報》副刊“文苑”版。

■沙馬

彝人·太陽曆

太陽下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一條通往神靈的道路。

——彝人箴言

一月：狩獵月

斑駁的岩畫上，看到我的祖先飲酒高歌
他們從樹上跳下來，穿過叢林
奔跑在一陣大風的邊緣
把殘酷的狩獵變成遊戲的場面

樹葉擦過他們的耳際。只有下了小雨
才能清晰地辨認各種蹄印
獵狗追逐
歡娛使命變得相對危險

長刀舞動部落隱秘的節拍
一種狂想上升，像子彈隱藏的傷害
岩羊舔著硝石上的鹽
不知道死亡的氣息正逼近身邊

山谷空曠，容易讓人產生禁忌。靜默中
獵手瞄準的一刻
蔥鬱的野山註定會變成一片荒原

英雄遠去，苦難的畫面已模糊不清
畏懼神靈的人，在火堆旁暈眩
千年萬年，只有風
吹動屋簷下鏽蝕的弓箭
時光的守望者，在天空下遊蕩
面對流逝的江水，啞口無言

二月：蓋房月

沿著祖先送魂的路線遷徙
部落的人群，閃現在露珠裏
馬幫的鈴鐺幻化為祈禱詞
搖入一片開闊向陽的空地

找到了山神樹，就可以安放山神石
解咒經念了三遍

祈福經念了三遍
一種欣喜瀰漫到骨髓
水與火，改變了接近身體的方式
在無數次的儀式裏
火在樹葉上烙出奇異的文字
經師夢見了花朵的廢墟

第一步，用意念引燃火種
第二步，用香樹葉驅散邪魔之氣
第三步，在石頭上刻下太陽紋，全部的
祈望，都一一順應了上蒼的暗示
跨入木門的一刻
所有人已獲得神靈的主旨

銅鼓迴旋，長時間佔據著冥思
神圖已丟失了
鍋莊和鬼板同時落地
那些人，時時蜷縮在夜色中
沉默不語，守住靈魂的秘密

三月：花開月

第一個打開木門的人，頓時被驚呆
漫山遍野的花枝，吹動
山寨的炊煙和天邊的雲彩

彷彿盛大的節日，被花朵定義
時間隱退的大地，重新浮現寬恕、
憐憫與期待
活著的人是幸運的
熾熱的火焰蒙住了含淚的雙眼
破碎的倒影在匆匆癒合
千年之後的雨水，證實了虛妄的
可能與存在

迷茫的人，有福的人，悲痛的人
被樹葉和靈光聚在一起
議論螞蟻、天氣和遙不可及的未來
傾聽花開的聲音
疼痛感猝然而至，比刀刃更加厲害

南高原上，一些人悄悄回來
一些人嘴角帶著苦澀，默默地走開
冥思飄浮的片刻
對於季節的幻想，是多麼深沉的悲哀



■陳國正

大勒山城

自斟自酌
舉杯仰脖時
不經意把溢出的啤酒沫
濺濕了
正翻開的
一首山水詩裏漾漾
流出
水水湖色 山山溫柔
山山追月 水水放棹

才發覺
自己曾經把小小的
大勒山城
摺進這頁詩

2005 年於西貢

■曾廣健

想當年

輕輕地掀起當年
棲在髮上的蝴蝶
幾時飛走了

霜與雪已堆積
厚成滄桑的
皺紋

春風無法再把
一匹銀髮吹
黑如當年

2005 年 11 月 27 日寄自越南

■施漢威

聚

連串笑語下墜
那泓死水
輕輕盪開絲絲漣漪

絲絲縷縷
輕盈得夢裡也難辨認
卻牢牢緊貼生命的記憶

並非隔世
似乎一帆的當年
眼下熟稔底陌生人
曾是往昔傾心訴腑的知己

青春斑斑剝剝
斜陽染滿衣襟
夜，怎麼會再年輕

下次的暗聚
另一個心悸的二三十年？
抑或定在
來世？

春 色

潑翻了的顏彩
遍地喧嘩
隨手
採擷一朵回家
插上書桌的小花瓶
讓這朵明媚的春色
亮麗亮麗
我久已鬱結的情懷

2005年12月 寄自越南

■依雯

冬日陽光

當冷吹醒了疲憊
氣象忽然反常
寒暄有不經意的醉
誰在千秋跌落風裡的塵埃
是女孩固執的臉嗎？
那張無助的奢求
頭髮染滿單純

惺忪的睡眠
雙眸容納的路已不是路
一條抽撻心扉的鞭
是女孩愧疚的淚嗎？
海洛英的後遺症
正侵蝕骨髓的病毒
掙扎在邊緣

那框微弱陽光的窗
斜照床上一副活骷髏
是女孩剩餘一口氣嗎？
祇要能撐得過這冬季
且將僅有二十四個春天
惘然帶走到下一站
該是天堂？該是地獄？

2005年12月 寄自越南

■林小東

把黃昏悄悄收藏

夕陽馱著詩一般黃昏
在小河兩岸
裊裊騰起炊煙中
沉
醉

牛背上
牧童笛聲
吹落了一河粉紅雲霞
陶醉啁啾小鳥
盤旋空中
依依不捨歸巢

農婦清脆的
聲聲催喚合家晚飯
何時
已把黃昏悄悄收藏

2005-11-5

■紫雲

讓失眠弄響風鈴

每個失眠夜裡
你的笑容總在夜空亮起
照耀我思念的夢鄉
我的心
是一只遠行的船
在迷失中
尋找你背影的岸

每個失眠夜裡
我總是想
送你一串風鈴
讓風穿越窗口
帶著我的思念
吹響風鈴
讓遙遠的你
聽見我對你的思念
聲聲祝福

◎越南詩人作品選

■劉虹

夢的顏色

白

良辰美景曾許諾的
最後十年，終是
白日夢
你來，並且你走
我慶幸：有比別人更多的夢
來一次次裝殮自己

總是憶起橡樹腳下的蔭影
草尖上不散的朗讀聲
以及隔著薄薄一冊，深遠莫測的
你的注視
我們一起認領過的童貞與純粹
像夢白色的氣息……我總是憶起

憶起和哭聲一樣，拒絕長大的
你無辜的神情——
那些關於成長的秘密！也許
這個年代因慌張而鋪張
要把所剩不多的白，交給我來
慷慨……

藍

和天有關
和海有關
和宏大的主題——
和文明有關。

和嬰兒屁股上的胎記有關
和一位村姑的小名有關
和琴弦上那條著名的河——
和河水天真的模樣有關。

和翅膀有關
和理想有關
和理想主義者死不悔改的——
夢囈，有關。

和風暴有關
和風暴撕碎一切之後——

文化旅愁
帶著稍許無奈
淡淡的

心意 都燒錄在
達達之生命旅驛
滿枝極光點
惜別的月台票 老歌又起

拋空車窗外 一股腦的是
飛飛碎碎的 風流

送你到火車頭 老歌又起
不必回頭啊

網網相纏的淚光
莫回頭啊
千古一瞬間的
念

2005年寄自墨爾本

天空高給你
看
大海靜給你
看
嬰兒笑給你
看
美夢新給你
看……有關。

信念的原色
愛情的底色
雪峰思考時穿戴的冷色
仰望星空，我們目光的膚色——
一切，都和相信著有關。

相信屢戰屢敗屢戰，如海浪
一個夢倒下，千萬個夢站起來
相信一個又一個明天成為絕望的
今天之後，仍有一個明天
臥底在眺望的盡頭——
相信希望，支撐你奔向新的失望
讓你蓬勃而快樂地……痛著。

和這首詩——和詩中哭泣的墨水
有關：它熱烈哀悼過的世界
扶著有關的一切，竟不知所措地
蔚藍起來……

2005年寄自深圳

■蘇菲亞

惜別的月台票

■施亦欣

洞 簫

你是憂鬱女子的
雙眸
多少幽怨的心事
都從這裏流露
被你輕輕撫摸的
境界
便憂鬱如你了

笛 子

一個美麗亮豔的女子
一張開婉轉動聽的歌喉
就引來了一個萬紫千紅的
春

古 箏

原來你就是那個柔情
似水的女子
一顆純潔晶瑩的心
早在千年前就已鑄成
不知為了誰
溫柔至今

編 鐘

盤古開天闢地的
時候
用一片濃厚與一片輕盈
塑成了你
於是 你便有了用大寫意手法
揮毫潑墨 勾勒
江河湖海的氣勢
於是 你便有了用工筆畫手法
細膩刻劃瑰麗山川的靈秀

2005年寄自山東

■趙四

月光中的李賀

一千隻或圓或缺的月亮
在一千條河中珍珠走盤

在今夜的月光裏
與手執露盤絕唱千古的銅人
狹路相逢
看見他的眼中
哭出一個鉛鑄的李賀
栩栩如生

紅色的月亮
像一隻打破的石榴
綴了鉛人滿臉的晶瑩紅玉

一滴琥珀色發亮的星
在三千年中國詩裏
搖曳

2005年寄自北京

■郭小林

毒蘑菇

肥沃黑土養育了什麼？
越是風調雨順
毒蘑菇長得越瘋

空氣污染水發臭
土壤殘留對硫磷
古老基因豈能不變異
龐大傘蓋覆蓋
整個城市鄉村

最毒的色彩最鮮豔
美麗的來路不曾問
大陸充滿腐敗氣味
迷幻千百萬動物人
(不是植物人)

走進大理
就註定要走進一場
風花雪月的故事
纏綿 傷痛
佈滿水果的酸和
水果的甜

真想在這裏
也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把一身的倦容
交給一個
有情有意的人

愛的味道
也許真能夠讓冷的心
慢慢熱起來
在多年夢到的那面鏡子裏
最後一次猝然轉身
讓多年沒有激動的情緒
狠狠地膨脹一次

2005年寄自大連

站起 百獸歡騰
跪下 萬眾朝聖
挎竹籃小姑娘快來採呀
雨後的毒蘑菇可真多
多麼漂亮像彩虹！

當然 毒死不論

只准唱限定的那一首
只准採指定的這一種
巨大的鬼筆聳立
帶簞的毒蠅蕈蔽空
想近前瞻仰都不行！

輝煌屋宇
不過是個毒蘑菇
看似莊嚴的廣場
其實貧窮
一隻螞蟻都沒有
寸草不生

2004年於北大荒歸來

■王妍丁

風花雪月

寓言

Eugenio De Andrade(葡)

■秀陶 譯

哪，他們就在我眼前：既可怕同時又令人忍不住要看。

開始時我還以為他想弄死她，但很快我就知道不是那回事。直到後來那遠遠的叫聲才令我全然明瞭，而後我更聚精會神地看他們的動作，大力、氣竭的喘呼以及嘴中不斷的咯咯聲。

瑪麗亞的兩隻奶子自上衣內跌出來。木匠的一隻手插入她成絡的髮中，另一隻像是埋在沙中。剩下的就是那男人整個的身體，僵硬而戰抖，以臀部緊迫地衝撞，就像弓在推動箭一樣，刺入那女子的內部，愈來愈快。他看來就像是一匹急馳的奔馬——眼睛閉著，汗水自髮根滲出，濕遍了背、腰甚至大腿、全身。一匹盲馬樣嚙咬著這八月的白晝。然而大地叫回了他，一聲加長的嘶喊瀰漫在河岸上，然後在楊樹枝梢消散，安靜重臨大地。

瑪麗亞以充滿驚恐的眼神望著木匠，彷彿一個在頃刻間喪失了一切的人一樣，緩慢地用手指羞怯地梳過他的長髮，並且開始哭泣。木匠望著她，但他眼神全然不同，只有孤寂。

不說一句話，男人起來小便。女子也站起來、轉身，像是在清潔兩腿。我在楊樹後面藏著，什麼也看不到了。我聽到兩人分道離去的腳步聲，心中緊張得像打了結一樣。一跳便跳進了他們的身體在沙上滾出的坑中，急切地吸氣，彷彿空氣能帶給我比溫濕的尿騷味更多的什麼似的。而我不再聽見已經遠去的腳步聲以及隨時發出的乾枯樹枝的折裂聲，週遭一片沉寂，痛苦而令人難受的沉寂。

譯後：Eugeneo De Andrade 葡萄牙人，1923年生。本名 Jose Fontinhao，十餘歲時即開始寫作，得過葡國最高的文學獎項。〈寓言〉譯自 1996 年 Contemporary World Poetry。

葉甫圖申科詩選譯

◎陳殿興

葉甫圖申科(Yevgeni Yevtushenko)，俄國當代具有世界影響的詩人。1933年7月18日生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濟馬火車站。父親是地質工作者，酷愛寫詩。他把自己對詩的喜愛傳給了兒子。葉甫圖申科1947年開始參加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區少先宮詩寫作班。1949年發表詩作。1951年入高爾基文學院深造。1952年參加蘇聯作家協會。1954年被高爾基學院開除，同時被開除共青團團籍，因為他發言為杜金采夫反官僚主義的小說《不僅僅是為了麵包》辯護，而表面的理由則是缺課。1952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上個世紀五十、六十和1970年代，他的詩曾風靡蘇聯。有些詩曾在世界各地引起轟動。他善於朗誦，他的個人詩朗誦會一場能夠吸引三四千人，1957年在莫斯科馬雅可夫斯基廣場那次，參加的人數竟達三四萬人。最多的時候一年曾舉行過350場詩朗誦會。迄今已出版50多部詩集，兩部長篇小說，幾部中短篇小說，2本攝影集，3本文學隨筆，自編自導了電影《幼稚園》(1884年)和《史達林葬禮》(1991年)，1979年還在影片《起飛》中扮演過男主角齊奧爾科夫斯基(Tsiolkovsky, 1857-1935, 蘇聯航空航太科學家、研究火箭和宇宙空間的先驅)。除了前蘇聯所有共和國，他訪問過世界上94個國家。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有詩，有論文，有小說。在俄國國內外多次獲得大獎，其中包括美國的惠特曼獎。1991年跟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簽約，攜家來美國講學。現為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和紐約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教授，講授俄國文學和電影。

詩人答問時說過自己認為最可怕的缺點是對別人的疾苦無動於衷；最大的優點是能感受他人的痛苦。

這是他為人的特點，也是他寫詩的特點。他的詩之所以受到廣大讀者的熱愛，就是因為他關心人民疾苦，替人民講話。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及其後所發生的一些大事，他的詩都有及時的反應。另外他也寫了許多愛情詩。這裏選譯的〈寫詩前的祈禱〉也許對理解他的詩特點能有些幫助。

娘子谷^①

娘子谷沒有紀念碑。
一面陡峭的懸崖好似一座原始的石碑。

我感到可怕。
我今天的歲數
跟猶太民族一般大。
我現在覺得——
我就是一個古代猶太人。
我蹣跚在古埃及的土地上。
我被釘在十字架上，我要死了，
現在我身上還有釘子的痕跡。

我覺得德雷福斯^②——
就是我。
市儈——
是我的告密者和法官。
我被關在鐵窗裏。
我陷進了包圍圈。
被圍攻，
被唾棄，
被辱罵。
衣服上鑲著布魯塞爾花邊的太太們
尖叫著用陽傘戳我的臉。

我覺得——
我是別洛斯托克^③的一個小男孩。
血在流，沿著衣襟往下淌。
酒鬼的領袖們在肆虐，
嘴裏噴著酒氣和蔥味。

我被踢了一腳，渾身無力。
我在徒勞無益地向蹂躪者哀求。
一片哄笑。

“打死猶太佬，拯救俄羅斯！”
一個麵粉店老闆在強暴我的母親。
啊，俄羅斯人民！

我知道，
你
本質上是國際主義者。
可是那些雙手骯髒的人們
卻在玩弄你最聖潔的名字。
我知道你的大地是慈愛的。
多麼卑劣，
臉也不紅一下，
排猶主義者竟堂皇地宣稱
自己是“俄羅斯人民聯盟”！

我覺得
我是安娜·弗蘭克^④，
嬌美婀娜，
像四月的嫩枝。
我在愛著一個人。
我不需要空談。
但願
我們能互相看著對方。
能看能嗅的東西
多麼少！
樹葉禁止我們看，
看天空也不行。
可是我們畢竟還有許多事可做——
這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昏暗的房間裏互相擁抱。
來人啦
別怕，這是
春天的腳步聲——
春天在向我們走來。
過來，
快把嘴唇伸給我。
在砸門？
不，——這是解凍冰塊的撞擊聲……

娘子谷上野草在低吟。

樹木在威嚴地看著，
像鐵面無私的法官。
這裏一切都在沉默中吶喊；
摘下帽子，
我覺得，
我的頭髮在慢慢變白。
我自己
就是響徹雲霄的無聲的吶喊，
面對著成千上萬埋在這裏的死難者。
我是——
在這裏被槍殺的每一個老人。
我是——
在這裏被槍殺的每一個孩子。
我身上的任何一個細胞
也決不會把這件事忘掉！
〈國際歌〉，
但願它永遠響亮，
直到最後一個排猶主義者
在地球上被埋葬。
我的血液裏沒有猶太人的血。
可是所有排猶主義者
像對猶太人一樣
對我充滿仇恨，
因為
我是真正的俄國人！

1961年

寫詩前的祈禱

詩人在俄國遠不只是詩人。
只有胸中激蕩著公民豪情，
不追求舒適，不貪圖安寧，
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詩人。

詩人在俄國是時代的形象，
是未來的純美的雛形，
他勇敢無畏，要為在他之前
發生的一切做出公正的判定。

我能夠做到嗎？文化不足……
也缺少先知的天賦……
可是俄羅斯之魂在面前徘徊，
它要我一定勇敢地去嘗試。

立志去殉難，決心去勝利，
我輕輕地跪在你們面前，
虔誠地祈求你們幫助，
偉大的俄羅斯詩人……

給我吧，普希金，把你那美妙音韻，
把你那揮灑自如的詩句，
還有那迷人的天賦——
你說說笑笑就能把人心之火點燃。

給我吧，萊蒙托夫，把你那憤怒的目光，
把你那辛辣的輕蔑，
把你那被禁錮在禪房的追求自由的靈魂，
還有伴隨著那冷峭靈魂的
在枯寂中照耀著的
善良之燈。

給我吧，涅克拉索夫，把你的繆斯
在官邸門前和鐵道旁邊以及在
廣袤森林裏和遼闊田野上感受的悲痛，
快來把我的輕佻清除乾淨。
給我吧，把你那質樸的力量。
給我吧，把你那充滿痛苦的
建立豐功偉績的悲壯情懷，
讓我像緯夫一樣拉著俄羅斯前進。

給我吧，勃洛克，把你那朦朧的預兆，
還有你那兩隻無遠弗屆的翅膀，
讓我飛進永恆之謎時，
有音樂在我身中流淌。

給我吧，帕斯捷爾納克，把你筆下
歲月的更迭，枝葉的羞怯，
芬芳、花蔭與時代之痛的融合，
以便讓我的詩句
像花園一樣低語，
開花、結果，
以便讓你的蠟燭
永遠在我心中高照。

給我吧，葉賽寧，把你對白樺和牧場，
對野獸和人類，
對大地上的一切的柔情，

我們倆對這些都那麼喜愛而不能保護。

給我吧，馬雅可夫斯基，把你的
粗獷，
豪放
大嗓門，
和對敗類的刻骨仇恨，
以便讓我也能
穿過時空
談談當代，
對後人同志們……

1964年

①娘子谷，地名，英文拼音是 Babiy Yar，是位於烏克蘭首都基輔北郊的一條大峽谷。德軍佔領基輔後，在這裏屠殺了約十萬猶太人和蘇軍戰俘。1961年，當局要在這裏建立一座體育場，葉甫圖申科為了表示抗議，寫了這首詩。作者說，這首詩和後來寫的〈史達林的繼承者〉在報上發表後，轟動國內外，立即被譯成72種語言。一年後，著名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D. Shostakovich）根據它寫出了他的第十三交響樂，1962年12月18日在莫斯科公演，獲得非凡的成功。

②德雷福斯（1859-1935），法國軍官，猶太人，1894年被指控向德國武官出賣軍事秘密，同年被判處終身監禁，雖然證據不足，但是因為他是猶太人而相信他有罪。此案引起知識界的抗議，著名作家左拉寫了一封公開信發表在報紙上。排猶集團妄圖利用德雷福斯案件進行排猶活動。幾經波折，在1906年最高法院終於宣判他無罪，替他恢復了名譽。

③原文是 Belostok，也譯為比亞韋斯托克，在今波蘭境內；1906年6月這裏曾發生過蹂躪猶太人的大暴行，當時屬於俄國。

④安娜·弗蘭克（1929-1945），德國猶太少女，1930年代隨全家逃出德國，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避難。德國納粹佔領荷蘭後，他們全家和另外四個猶太人為了避免被趕進強勞營而於1942年8月藏進一家食品店的倉庫裏，由非猶太人送食物以維持生活。1944年8月，被德國人捕獲，全家被關進集中營，除父親以外全部被殺害（她死於斑疹傷寒）。她父親獲救後發現了她寫的日記。這部日記以《密室》為書名發表後，被譯成30多種文字，遂使她成了受難猶太青年人的化身。

■黎庭重

林 火

兩人
同
去躲雨
我走向你
衣濕
在綠傘下
溫柔 暴風
你投入我懷中
成一場林火

Leâ Ñinh Troïng

Ñàum chàuỷ rồong

Hai ñòua
Cuøng
Ñi troán cõn mớa
Toái cháỷ veà phía em
Ôút àu !
Dõõui nhõõng tàun duø xanh
Dòu daøng
Cõn baõo
Em neùp vaøo toái
Thaõnh ñàum chàuỷ rồong

■天寶

三 行

有笑語聲
在你坐過的
椅子上

Thieân Baõu

Ba doøng

Còu tieáng nòuï cõõoï
Treân chieác gheá
Ngaõy xõa em ngoài

■阮氏紅馥

我的白鴿兒

有個女人坐在花園裏
拋出一小片一小片麵包
白鴿群在飽啄……

那個女人走了
另一個來到
坐在她的位置上
又拋出一小片一小片麵包
白鴿群又在飽啄……

離開了你，愛人啊！
我生怕那第二個女人
來坐在第一個女人的位置上
如果你也像那些白鴿兒
你將不會再想起我的了
縱使我的麵包有薑的辛辣
鹽的鹹味

有遠隔的淚水
在每個輾轉難眠的晚上
寫情話託風兒飄送出去

啊！那一片片麵包
希望你，愛人啊永不要去撿拾

Nguyeãn Thò Hoàng Ngaùt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Con bòa caâu cuũa em

Ngõõoï ñaõn bạø ngoài trong vớõõn hoa
Tung nhõõng maũu bạũnh mì
Ñaõn bòa caâu no neã moả ...

Ngõõoï ñaõn bạø aáy ñi roài
Moät ngõõoï khaùc laũĩ ñeãn
Ngoài vaøo choã cuũa bạø
Nhõõng maũu vuũn bạũnh mì laũĩ ñõõic tung ra
Ñaõn bòa caâu laũĩ no neã moả ...

Xa anh roài , Anh yeâu ôi !
Em sõi caũu ngõõoï ñaõn bạø thõu hai kia
Ñeãn ngoài vaøo choã ngõõoï ñaõn bạø thõu
nhaát
Neáu anh cuõng gioáng nhõ nhõõng chuũ bòa
caâu
Anh seõ cháũng nhõu em ñaũu
Duø bạũnh mì cuũa em cõu vồ cay cuũa gõøng
Vồ maẽn cuũa muoái

Còu nõõuc maét cuũa caũch xa
Còu thao thõuc cuũa nhõic nhaẽn moãi toái
Vieát nhõõng lỏy yeâu gõũ giou bay ñi

Oái ! nhõõng maũu bạũnh mì
Mong anh, anh yeâu ôi ñõõng bao giõø ñeãn
nhaết !

譯自越文版

《年輕人報 Baõu Tuoải Treũ》詩之頁

有關此間的諸多詩作這一話題，請參閱拙作〈網路文學漫談之十三〉。這裏僅就語言文字尤其文字的變革，詩人於詩之現狀，談一些隨想與拙識，以供學人方家進而探討與析理。

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語言的斷層，也即文言與白語的截然分割，其語言的質地，不能不說距其八音俱全已太遙遠，詩尤其如此。“芙蓉泣露香蘭笑，銀浦流雲學水聲；踏天磨刀割紫雲，羲和敲日玻璃聲。”這是唐人李賀詩中的詩句，若將其譯成白話，不管如何譯都將是茅臺與葡萄酒，抑或是葡萄酒與白開水。倘若再去而今所倡導的白話再白話，也即口語入詩，遠離當今的白話書面語言，詩其本來的原汁原味，不說消失殆盡，所剩業已無幾。所以在網路文學漫談裏我提出了化裁文言，融入而今的白話書面語言，不失為三千餘年文言承傳的新路子，否則就是拋棄，就是忘祖，就難以賦予白話以深刻的內涵與神韻，使其雍容華貴。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與文明的國家與民族，且詩文尤顯其博大精深，其博大精深無不蘊藉于文言之內。白語文僅僅八十幾年的歷史，八十幾年比之三五千年，能有何樣的語言文字之造就？所以我在網路文學漫談裏，對此作了較為深刻的探討。這裏不再多議，要提的是文字，文字改革之後的文字，也即簡化字，甚或有人還曾主張將漢字轉化為拉丁文、世界語，不知緣由何來。倘是轉換，實在又會回到一張白紙，那將是一方民族或國家的消亡，或地地道道的淪喪與敗落。僅其文字的簡化，即使漢字的聲色與神韻，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不信請看下列諸字：
厂、广、义、与、万、飞、亏、卫、位、动、击、戏、听……

這些簡化到此等地步的字，將如何去應對會意、指事、形聲、轉注、象形與假借六書之實意？僅僅是教師難以常規去講解？學生難以觀形去領悟？而沒有字形其本身物化及彼此的丟失？天聲神韻的失落？情色姿肆的遺棄？神魂無依的枯蕩？所以書法界時至今日對於簡化字

，多都棄而不用，並非不無道理。義則不講，單就其形體之結構美，“厂”能比“廠”更可觀？“广”能比“廣”更美好？“义”能比“義”更具天姿？倘若按原計劃繼續簡化改革下去，中國人不知將中國人的祖宗之發明之創造，拋卻到哪處“殷墟”，五千年之後再發掘再進化將會是何樣的慨歎！

中文是象形字。象形，顧名思義，以其形而得名。古《易》所以有“觀物以取象”、“立象以盡意”，不能不說是由文字發揮而來，由此而用之於“謂卦為萬物象者，法象萬物，猶若乾坤卦之象法於天地也。”倘若再作引伸，故能“宇宙在手，萬化在心”。所以說中國漢字其本身，就是一種思維指證，不僅讓人由字去聯想，還可由字去審美，去認識世事的“理法方藥”，以至於去驅遣手中的“君臣佐使”。這就是說中文其本身，對於人就有一種啓迪、物化、訓性、導情的天生靈性，悟誘神往，神怡意達，由虛至實由此及彼，以至於形神彰然於無窮。所以它即能指，又能由指引伸而直達意境。故而當今學者朱良志先生，對中文漢字即有其非常到家的論述：“整個漢字系統是在象形基礎上‘孳乳而浸多’的，會意通過一組象形符號的關係構成來顯示意念（如信），指事字則是通過在象形符號的基礎上強調某一點而顯示意念（如刃），而佔漢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形聲字，雖然帶有明顯音化的傾向，但是仍然沒有脫離有形可象的總體特徵。……同時，漢字的象形特徵通過多種途徑保存下來：第一，類化轉移。如‘日’在楷書中已不見象形原貌，但並未失去以形傳意的功能。第二，抽象提示。漢字字形具有似與不似之特點，初見不像，細研又依稀可辨。第三，意斷勢聯。即隨筆勢判斷其象形原貌，等等。”所以說文字改革有其功德也有其罪惡，倘是僅從掃除文盲而實施，則更為利少弊多毋庸置疑。

文字關係到語言，語言關係到詩質，詩質與詩學雖是兩碼事，但是說到底也是一碼事。一碼事在於而今，加之變革

相繼，對於詩學的建設，不管古典還是現代，都受其牽連而遲遲難有經典著述奉獻而今，不能不說是詩界的遺憾，創造的失衡。新詩之詩學，在中國，正如古典詩之詩學一樣，有詩話卻缺少較為系統的詩學建樹。原因在於新詩誕生至今時間尚顯短暫，其藝術形式、表達章法、語言運用以及思維方式等等，一直處於爭議之中；其二便是新詩自其誕生那天起，就鈐印著諸多的外來因素，故更需要介入比較詩學，拿來我用具體拿來的都是什麼；其三，則是繼承傳統、中西璧聯當如何繼承與璧聯，也在爭執且有著截然不同的爭執。這就是說尚無更多的經歷與沈澱，以供開發或利用，所以僅在試探或醞釀中。至於古典詩學，五四之後即在開發與難建，其意義重在歷史的研究，而實用價值實屬其次，故而多是研究之士奉情的學問，但是不無承傳吸納古為今用。

“之二”裏說了，新詩時至而今有如此多的流派、主義或主張，土生土長者有，吸納外來者或更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不僅現代後現代來自西方，即使學院寫作民間寫作，也當是受其西方之影響。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美國先後出現了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等詩界新流派，身為黑山學院院長的奧爾森本人，就曾成為最堅決反學院派的詩人，而垮掉派的金斯保，一時間竟成為反對大眾文化，追求神秘主義的旗手。他們的你論我爭，實則不外學院與民間之爭，不外高雅與低俗之論，不過沒有中國人如今這般的極端罷了。中國是一個好走極端的國度，尤其現代以降，思想如是，政治如是，百姓情態也如是。作為一個農民意識也即守舊、固執、短見尤其濃重的國度，如此易於極端看似不可思議，實則正附合了集約一統之政治的需求，附合了急於求成的意識急渴盲從病，極端得一轟而起且連連極端，極端了半個世紀了至今常常還極端。正如當下新詩的大白話、口語化，“反傳統、反崇高、反神聖、反抒情、拒絕隱喻、反對誇張、反對思考、無需深度與力度”，謂之為解構謂之為後現代，僅依耳聞目睹信口揮灑，就是神韻大化天然好詩

。這該如何講？說其無知？說其淺薄？說其不知道古今中外尚還有高雅、高貴、高情操之說道？而其實別說後現代，即使現代，在中國離其完成也還遠之又遠，不管其意識、經濟、或政治。解構一詞說白了就是解散，什麼都白話都口語，“解構”之類的名詞何以不口語，反而跟其人後自以為高深高不可理喻？這也怨錢鍾書，他何以就造出個“解構”來讓其身後無端自戲反戲於他人！這也難怪，如今的許多主義、主張或流派，就是信口道來而成其為名言或鶴立雞群的，比如“第三條道路寫作”，04年《中國詩人》第二期〈訪問車前子〉一文載：“至於第三條道路寫作，當初是樹才、莫非和我，在我家裏喝茶，樹才說了‘第三條’，莫非說了‘道路’，我說了‘寫作’，‘第三條道路寫作’就這麼說成了。”如此便有了第三條道路，不僅令人啞然失笑。失笑又有何必？君不見還有一個“詩到語言為止”。這“詩到語言為止”其始作俑者，多年後才自我解嘲：“這句話不過是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如果當作教條或秘訣那就大錯了。”（04中國詩人第二期〈訪問韓東〉）事實上就這語義而言，也僅是剛剛接觸到詩，癢尚未撓到，能知其靈府天聲？對詩若如此而為而作而宣揚，不僅是一句廢話，還是一種誤導。設若詩到語言即能成詩，小孩子進到校即可以是博士，這其不是自欺欺人？至於詩到語言為止其指歸到底在言說什麼，作何解釋而僅靠解釋與闡述，那不是中國語言的天性與本能。中國語言是外象內蘊，由象入蘊正是中國詩之天性，不管詩或論俱是如此。“天地入胸臆，籲嗟生風雪”，即使不去古之象形，一旦入目，即可氤氳於懷意象萬千，其字面本身即可躍然而傳達。倘是化為拉丁拼音“tiandiruxiongyi, xuchgishengfengxue”，其表象應傳達的內蘊即已喪失殆盡。所以“反傳統、反崇高、反神聖、反抒情、拒絕隱喻、反對誇張、反對思考、無需深度與力度”的口語、口水、大白話，與此無異，也當是中國詩的失質與變異，更是幾千年古典傳統的拋與斷層，斷層得河流乾涸唯餘白沙一片了，

且還要“為淵驅魚”卻不知魚在何處。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詩或語言的悲哀，悲哀是不僅旨在提倡大白話不知化裁與運用古典語言，還在於遺忘了詩所以淺薄、迎合、功利之現實與歷史的諸多原因。時尚或許正是這樣，“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正如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可以落腳於階級鬥爭，唯有階級鬥爭方可名正言順，縱橫馳騁，是理想願望之歸宿。故而你先我後爭相登臺，“詩到語言為止”尚未謝幕，抑或不知道當如何去謝幕，繼而“詩到肉體為止”相繼亮相，以至於“男的亮出了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這就是所謂的“下半身”。近期又有人尚怕“下半身”還不夠，尾隨其後又有“垃圾派”大顯噱頭，舉旗造反，粉墨登場。將其人之美食化為的排泄物奉為詩之要義與奧妙，實是忘記了古人之訓：“道與文不相通，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之者謂文”。無獨有偶，小說界也在“美女寫作”、“美男寫作”、“身體寫作”、“肉體寫作”、“胸部寫作”、“妓女寫作”，尚不知還將變化出何種新花樣，何等地“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以至於錢鍾書或錢鍾書所著的《談藝錄》已成多餘，多餘的“悟妙”——“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多餘的“性靈”——“每將‘性靈’與‘學問’對舉，至稱‘學荒翻得性靈出’，即不免割裂之弊”——多餘的“規矩”——“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學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於規矩哉”——多餘的解“解悟”——“詩中‘解悟’，已不能捨思學而不顧；至於‘證悟’，正自思學中來，下學以臻上達，超思與學，而不能捐思廢學。猶夫欲越深澗，非足踏實地，得所憑藉，不能躍至彼岸”——這一切都是多餘！多餘的學者！多餘的闊論！多餘的傳統、崇高與神聖！故而再談詩學，再談詩再談詩是什麼，何以去寫詩，對於如今一些所謂的寫詩之人，或者說視詩為家常俚語之人，以詩為耍猴之堂羅，信手一敲即可到來者，再談也是多餘！

多餘的論詩說詩，對當今消解詩之所以是詩者，終歸是多餘。所以學者不必，深黯不必，閱盡人倫春秋也不必，只要有其“反傳統、反崇高、反神聖、反抒情、拒絕隱喻、反對誇張、反對思考、無需深度與力度”，即可天馬行空，心想事成。你屈原李白何等人物，你戴望舒徐志摩哪方來客，你北島舒婷什麼鳥類，“浩然氣吐青天上，下視俗物俱茫茫”，所以也當是“捨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馬”之文革遺風，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就在於，傳統不是如今，崇高不是時尚，神聖不是民間，抒情不是把玩，既然自由口語大白話，何必再去隱喻、誇張、思考、深度與力度，薛蟠般十二釵前大唱“女兒樂女兒樂……”而毫無羞澀，那才是無愧之真人，那才是無愧之真詩，那才是人生剝去外衣之後，所餘之天賜天真與天性。非如此不能稱其為先鋒，不能稱其為後現代，不能稱其為消解或解構。消解或解構，說到底就是回馬槍，就是高舉消解之寶劍，揮向以往的一切之子遺，一片白茫茫真乾淨，方才能更好地把玩文學。這消解解構在中國較之異域他鄉，或許更值得推銷或實施，因為中國有文言之古典。文言之古典在年輕人心目中，或許本就是絆腳石，已成爲絆腳石，不消解不解構留其何用！所以當派當旗當鼓當有更多更多的盤峰大會戰，以便更好更高地舉起消解或解構之大纛。唯其如此，才是價值背叛的再背叛，精神返祖的再返祖，人性回歸的再回歸，生命本原的再本原，詩學重建的再重建，到得殷墟挖掘甲骨重起爐竈或更是創造。因此中國人絕不能再落伍於世界，要勇於叛逆，文革般砸爛再重建。錢鍾書何許人物？他所說“藝之成敗，繫乎才也”，才有何用？消解消解，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方才是大宋嚴羽所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所以大道通天，各走一邊，也當是大清屈復所言：“古今甯無煉石手，補天原不用金針”。

這就是中國詩壇當下的現狀。看似繁榮實則正患白血病，不換骨髓難以治癒。也就是說，不從意識觀念尤其是藝術這一意識觀念去矚目古今中外，足踏於

祖宗的肩頭，著眼于人文境界的提升，其現狀就難以改觀。“道在爾，而求諸遠”，這是孟子的話，“欲觀千歲，則審今日”，這是荀子的話。兩千年以前文人學者就在這麼講，講得如此理義深邃，辯證嚴謹，時至如今卻可以信口開河，反以為神明而聖哲，其原因無非多年間一轟而起而長於極端地薰陶與子遺反不自知，實當是國人的悲哀。靈感、天才與功力，並非無端而至，而是人文學識的造就而造就，所以還是錢鍾書之言：“學道學詩，非悟不進”，“一切學問，深造有得，真積力久則入”。這就是說，詩是學問，什麼都可以解構，唯其學問萬萬解構不得，倘是學問也可以解構，如上所言有人居然提出“反傳統、反崇高、反神聖、反抒情，拒絕隱喻，反對誇張，反對思考，無需深度與力度”，那麼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即可捨棄，要其何用？愈是高尚神聖愈是累贅，阿Q樣來一番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勝利法，即使蒼天也當為之置鏡置池置一抹白雲浴罷而淨身，即使大地也當為之奉意奉願奉一隻足球可踢可呼可盡興。

嗚呼，“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天下事本就五花八門，詩與不詩何如月下一壺酒！

2004/7月修訂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艾略特 〈普魯夫洛克戀歌〉

中譯之商榷

◎向明

廿世紀英美詩人艾略特 (T. S. Eliot) 曾有一首早期的名詩〈普魯夫洛克戀歌〉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長 131 行，為愛詩者所重視。

這首詩雖以戀歌為名，其實並非一般情人間的枕邊細語，或午夜琴挑，而是在暗諷世界的墮落，人性的貪饞，人生的灰暗和前途的荒蕪，難以愛戀下去。其實和艾氏後來所寫的長詩〈荒原〉 (The Waste Land) 旨趣相同，同在感嘆廿世紀人類邁入工業社會之無助和無望。這首百餘行的長詩，曾有多人譯成中文問世，最早有九葉派詩人穆旦以查良鏗本名譯艾略特的作品多首於他著《英國現代詩選》，其中就有這首〈戀歌〉。

名作家南方朔先生曾撰〈普魯夫洛克戀歌〉新解於其副刊專欄。此文雖名為該百餘行長詩作新解，然僅將其最後之 120 至 131 行譯出，並說這最後的十二行，其實艾氏是在寫〈無愛紀〉的作品，足可作為本詩旨趣的代表。鑑於此段詩的重要性，現將此段詩的原文及四家中譯同列如下，供有識者之比較研究：

〈普魯夫洛克戀歌〉120 至 131 (line 120 to 131) 行原文：

I grow old...I grow old.
I shall wear the bottom of my trousers rolled

Shall I part my hair behind? Do I dare to eat a peach?

I shall wear white flannel trousers. And walk upon the beach.

I ha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 each to each.

I do not think that they will sing to me.

I have seen them riding seaward on the waves
Combing the white hair of the waves blown back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water white and black.

We have lingered in the chamber of the sea
By sea-girls wreathed with seaweed red and brown
Till human voice wake us. And we drown.

我愈來愈老……我愈來愈老……

我穿褲子將閒散的捲起褲腳

是否我將讓長髮在背後分開？是否我

膽敢把蜜桃品嚐？

我將穿著法蘭絨褲，在沙灘徜徉
我見到人魚在此起彼落歌唱

我不認為這些歌聲是為我而唱

我看到他們在海浪頂上逐波向前
在反捲的波濤上激起浪花片片
當海風呼嘯過黑白參差的海面

我們在海邊小屋躑躅有如夢囈
周遭海女以紅褐海草編成花環來飾麗
直到人聲把我們驚醒，而後窒息死去。

——南方朔中譯

啊，我變老了……我變老了……

我將要捲起我的長褲的褲腳。

我將把頭髮往後分嗎？我可敢吃桃子？

我將穿上白法蘭絨褲在海灘上散步
我聽見了女水妖彼此對唱著歌。

我不認為她們會為我而唱歌。

我看過她們凌駕波浪駛向大海，
梳著打回來的波浪的白髮，
當狂風把海水吹得又黑又白。

我們留連於大海的宮室，
被海妖以紅的和棕的海草裝飾。
一旦被人聲喚醒，我們就淹死。

——穆旦（查良鏗）中譯

我老啦……我老啦……

我要穿褲腿卷上翻邊的褲子。

要不要把我的頭髮在腦後分開？我敢吃下一隻桃子嗎？

我要穿上白法蘭絨長褲，在海濱散步。
我聽到美人魚在歌唱，一個對著一個唱。

我可不想她們會對我歌唱

我看見她們乘著波浪向大海馳去。
一面梳理著風中向後紛披的波浪的白髮
當大風乍起把海水吹成黑白相間的時候。

我們因海底的姑娘而逗留在大海的閨房。
她們載著紅的和棕色的海藻編成的花環。
直到人類的聲音把我喚醒，我們便溺水而亡。

——湯永寬中譯

我快老了……我快老了……
將要穿上長褲捲起褲腳管。

要將髮披腦後嗎？膽敢吃下一枚桃子？
我將穿上白法蘭絨長褲，散步沙灘。
聽見人魚在彼此對唱。

我不認為她們是為我而歌。

我看到她們在追波逐浪
還梳理捲起的海浪白髮
當海風掠過黑白相間的海面。

我們在海邊的小屋徘徊
海女飾以紅褐色海藻編成的花環
直到被人聲吵醒，我們已滅頂而亡。

——向明中譯

美國已過世的大詩人佛洛斯特曾說：“詩就是在翻譯時失落的那些東西。”佛老的這句話說得很調皮，意思應該是“詩是不能翻譯的，一經翻譯，最容易失落就是詩本身。”一首詩沒有詩那些東西，還能稱之為詩嗎？可見譯詩不祇是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就算，而是要還原成完全一樣的詩，除了要忠實傳達原詩的內容和旨趣，更要兼顧原詩的形式和音韻。然而就我們這種方塊型文字言，無論是將方塊文字翻成拼音文字，或反過來中翻英，要翻得一點也不失落，原模原樣，幾乎絕對 impossible。因此近世的翻譯家乃退而求其次的作了一些折衷處理，只要求翻譯時保持詩的清晰度，不要翻得含糊糊糊，要極力維持原作的形式，節奏和語調。最基本的原則是不增添，也不削減。這些看來已是最低層次的要求，若要達到此一標準仍是非常不易。就拿這四人翻譯的十

二行詩來看，也無人可打滿分，南方朔翻的這篇在維持原作的形式，節奏和語調已盡心盡力，應是最接近的一首譯作

，但也就是太求接近，增添和削減各有幾處，在詩的第二句增添了“閒散”二字，在原文中是沒有這個副詞的。根據《Norton 現代詩選》對這行詩的註釋是指“穿衣服一絲不苟的人，捲起褲腳管以防打濕”，並非是動作“閒散”的將褲管捲起來。第四行少譯了一個“白”字，原文是 White flannel trousers（白法蘭絨長褲），第七行將 waves（波浪）譯成海浪尖上，太誇張。第八行則將 The white hair of the waves 譯成“激起浪花片片”，雖是實景實寫，卻丟掉了詩能比擬出的意象之美。第十行在原句中（We have lingered in the chambers of the sea）根本看不出“有如夢囈”這樣的意思，應屬增添。

穆旦是九葉詩派的大將，不但詩著作等身，就是譯作也達八卷之多。他對譯詩的經驗當然也相對的豐富。他所譯的這段“戀歌”對照原著可說譯筆非常忠實，他譯的第一句“我變老了”比南方朔的“我愈來愈老”更能傳達原文 I grow old 的原意。第二句譯成“我將要捲起我長褲的褲腳”也比較能承接“我變老了”的呼應。第三句譯得那麼簡鍊是懂詩的譯法。南方朔和下面的湯永寬都把句子譯得像散文一樣的忠實敘述。第二句至第七句譯成都是以主詞的“我”開頭，每一句都像一個獨立造句，這也是忠於原著的方法。本來第一句也是“我”（我變老了）打頭的，想是譯者發覺不妥，而在前面加了一個驚嘆的“呵”，打破一長串的“我”。但第三句原文開頭是問句的 Shall I，中譯是可以不再用“我”字開頭的。南方朔和湯永寬以及我譯之此句都用發問句法開頭，避開了“我”字的繁瑣。第十句穆旦將原文 The chambers of the sea 譯成“海中的宮室”，極為不妥。

Chamber 原為小屋，房間，居室之意，音樂中的 Chamber music，即譯為“室內樂”。何況 chamber 後面加 s 是多數的意思，海邊多有這種供戲水人休憩的小木屋，至於下面湯永寬譯成“我們因海底的姑娘而逗留在大海的閨房”，則使人懷疑他根據的是另一原文的版本，否則怎麼與他人有那麼大的差距。

穆旦譯此詩中的兩個女性 mermaids 和 sea-girl，前者譯成女水妖，後者譯成海妖，都非比一般通俗的“人魚”和“海女”為好。尤其將已具性別特徵的 mermaid 加上“女”字、明明是“海女”的又成了中性的海妖，未免有些錯亂。

湯永寬所譯犯的錯誤已在前文討論時分別提及，總括而言。湯所譯出的全係散文句法，雖忠實卻非詩的嚴謹精練，所以他譯的都是長句，而且有點像拼音文字的中文版。

我譯此詩是在我早年自習英文時的翻譯練習，我沒有進過學院，當年在軍中管教甚嚴，我偷偷進入國語禮拜堂翁節敦牧師辦的家庭補習班跟隨張超蓀老師學英文，早晚收聽趙麗蓮的學生英語廣播教學，後來又到徐州路的台大夜校選修了英文選讀與寫作。由於後來我的工作都與英語有關係，且又寫詩，便大膽的廣泛閱讀西洋原文作品，並試作翻譯，那時幾個同好在一起連荷馬的〈奧德賽〉和〈依利亞特〉都敢去碰。當現代主義的潮流翻攪台灣詩壇時，艾略特的作品便如雷灌耳的引進，但我們接觸不到中譯本，只好找來原著自行翻字典猛啃。當時年少只要聽到“戀歌”類的詩，便大有興趣，像〈普魯夫洛克戀歌〉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讀到且練習翻譯的。我初譯的此詩也是粗糙且不精確，後來讀到大陸的譯本，發現都有不盡人意之處，乃參照修改，儘量把它翻譯成一首接近原文且又切合中文詩要求的樣子。卞之琳先生曾對翻譯之難建議過一段話：“亦步亦趨，刻意求似，以似取信”，詩是上天獨一無二的恩賜，能夠相似，已是盡心盡力，有誰能夠完全仿真？

美國現代派詩人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 (Archibald MacCleish, 1892-1982) 是在美國作家和詩人群中官職最多也最高的一位，他曾擔任過國會圖書館長、羅斯福總統助手和演講稿撰寫人、聯邦統計局長、戰時情報局長、助理國務卿、聯合國 UNESCO 第一任主席、哈佛和阿默斯特學院教授，是一位非同尋常的現代派詩人，對自由民主的政治極為關心，表現在他的作品中。

麥氏生於伊利諾州一個小康的商人家庭，父親經營百貨店，是一個於 1856 年十八歲時來到美國的蘇格蘭移民，曾結婚三次。阿奇博爾德是他第三任妻子的第二個男孩，母親嫁給父親時已三十二歲，也是典型維多利亞時代的蘇格蘭後裔，畢業於瓦沙女子名校 Vassar，並曾在該校擔任過教授，熱心參加教育與社會工作，很注重她的五個孩子（四男一女）的教育。阿奇博爾德長得特別聰穎，在母親鼓勵下文學方面尤見長處，但體育也相當出色，是個全才。

麥氏結婚後，歐戰爆發，他告別妻子毅然投筆從戎服務於救傷隊。他曾在耶魯大學求學，後轉往哈佛習法律，畢業後曾任教授，並在波士頓當過十三年律師。律師行的老闆認為他是最傑出的 Common Law 律師，對他十分重視，提議讓他成為合股伙伴，但麥氏向公司宣告自己已失去了對法律的興趣，於 1923 年舉家遷往法國巴黎僑居磨練詩技巧，卻要靠老父寄點錢和妻子歌唱的微薄收入為生。在巴黎麥氏認識了愛爾蘭的喬埃斯和美國的海明威、格特魯德·斯泰因 (G. Stein) 和龐德（這群美國文人後來被稱為“迷惘的一代” The Last Generation，世界第一次大戰前後的美國青年一代），投身現代派文學運動。

麥氏在僑居國外期間，受了象徵主義和中國古詩影響的作品有《幸福的婚姻》、《泥壺》、《世界末日》、《月亮上的街道》和《麥克利什的哈姆雷特》，表現出當時流行的龐德 (E. Pound) 和艾略特 (T. S. Eliot) 詩風的影響（以下

請參看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的麥氏的一節詩）：

詩應該有可觸性，卻不張口
如同一只圓圓的水果

緘口沉默
好似舊獎章被手指撫摸

靜靜地，猶如窗台的石欄
被衣袖磨平，長滿苔蘚

詩應當不置一詞
彷彿鳥在空中展翅

以上的詩行與威廉斯 (W. C. Williams) 寫的兩行詩“不表現思想，只描寫事物”特點異曲同工：傳達容量大，跳躍飛速，注重具象的審美觀點，被人視為意象詩原則的再現。

1928 年返美後寫的兩本詩集：《新發現的大陸》、《你，安德魯·馬維爾》則表現了蘇格蘭裔的樸實抒情，而成為他的一貫風格。麥氏特別地反對新評論派，認為之為粗野的文學理論，音樂與詩混在一起，及奧登與威爾遜的詩論。

30 年代世人對法西斯日益感到威脅，1932 年麥氏發表了一首社會詩〈征服者〉(Conquistador) 描繪了對墨西哥的白人征服和剝削悲劇，它取材於 16 世紀西班牙人科爾特斯 (Cortez) 征戰墨西哥把國王綁架殺掉的史實（一個西班牙老兵 Diaz 於 1362 年在西班牙出版的作品《征服墨西哥之真實歷史》，描述一位有探險精神的勇士利爾特斯的成功，是有賴於上帝的幫助和部下士兵的勇敢作戰，美化了侵略者屠殺和奴役土人的罪行）。

當美國陷入經濟蕭條時期，許多文人對社會抱怨驚慌，但麥氏走出了象牙塔，出任《幸福》雜誌編輯並寫了很多作品，特別是廣播劇，例如《城市的陷落》、《空襲》，證明了文學與世界大事的互動。他影響高層知識份子的詩集有《洛克菲勒城堡畫》、《演說》、《美

國曾經是希望》。他甚至利用小冊子《無責任感者》譴責文人如艾略特、龐德及一些同時代作家削弱了人間的道義感，使之成了法西斯的犧牲品。麥氏提倡拯救資產階級民主，他取笑資本家們不懂藝術，但他也因不喜歡社會主義而受到很多作家冷落。

美國總統羅斯福因深受開明文人的影響，喜讀德國文學家托瑪斯·曼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作品，要為施行新政 (The New Deal) 而招兵買馬，看中了麥克利什，委他出任國會圖書館館長及以後的其他要職。羅斯福去世，杜魯門上任後，麥氏呈上了退休信。

無可否認，麥氏本來是搞政治和法律的，本質上是忠於美國政策的文人。不過作為一個詩人，其先決條件是想象力和對語言的敏感度，他的豐富生活經驗無疑給他的作品帶來深度和廣度，但詩作與國家的政策很多時是矛盾的，儘管麥氏有熟練的技巧，總不能完全隱藏這種淺薄。他寫好了詩集《征服者》後曾先交給龐德看，龐德看了後一言不發，只寫了一個“壞”字退回原稿。然而，當龐德犯了叛國罪被關在精神病院時，麥氏利用自己的身份想盡方法幫助他出院，也可說是識英雄重英雄了！

麥氏在 1949-69 年任哈佛大學教授，1952 年出版《詩集 1917-1952》，1976 年出版《詩集 1917-1976》。根據約伯故事寫的詩 (J. B.) 於 1958 年在百老匯演出，J. B. 乃 Job，約伯的簡寫，麥氏受了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著作《回答約伯》的影響，但卻沒有得到自由派評論界的好評。

麥氏在左派人士眼中被譏為法西斯主義者，但在麥卡錫時代他又被疑為同情共產主義者。一般說來，麥氏在 50 年代的詩論裡迴避了文學社會責任感，沉溺於玄學、思索浩茫的時空。1963 年 10 月 26 日在阿默斯特學院與甘迺迪總統在一起參加詩人弗羅斯特圖書館落成禮，那是他一生最光榮的一頁，他於去世前對青年詩人說“不要關心形而上學，要對生活感到高興才能寫出好詩！”

編輯筆記

●進入了網路時代之後，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彷彿也離不開網路了。被傳統印刷出版界視為毒藥的詩文學卻因此找到一線曙光，大量在網上湧現，這情形從傳播的進步觀點來看，當然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不過就文學藝術的精緻性而言，網路的影響是好是壞，尚是見仁見智、人言人殊，有待觀察的！無他，網路無論如何方便真實，它的世界給人的感覺仍然是虛擬的。撇開在網路上發表的詩作沒有經過編輯刪選、良莠不齊的情形不談，直至今日為止，沒有人能夠肯定自己存於網上的作品不被篡改、剽竊或沒有其他有意無意的失誤失真情形出現，也就是說這還不是詩和藝術品的適當存在方式。其實，這從大部份在新大陸論壇上張貼詩作的詩友，同時投稿給印刷本並希望獲得發表的態度得到證實。編者本身既寫詩，又涉足於電腦領域，對此感受頗深，態度雖然常常矛盾，但總難免傾向於傳統的發表方式。

●感謝詩人王耀東的協助，本期“齊魯詩人專輯”得以順利刊出。本期另有“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及富爭議性的大陸詩人“徐鄉愁專輯”，後者是近年大陸出現的“垃圾派”的主要成員，“垃圾”一詞令人望而生畏，但就詩言詩，徐詩也有許多新鮮可取之處，而輯中所附的垃圾派其他成員對徐的批評，雖不免於派內互相衛護的局限，作為交流編者認為還是有其必要的。

●下期將分別推出詩人林忠成、章治萍代組的“荒誕派詩輯”及“青海詩人專輯”。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好詩有必要分享，本刊並不排斥一稿兩投，然網路傳播之迅速廣泛是印刷本所不能企及的，本刊希望投給《新大陸》的作品，大家都能耐心等待我們發表後，再在網上張貼。

詩訊

●此間德維文學協會年度文藝沙龍，今年邀請詩人余光中先生，來洛杉磯作兩場公開文學活動，這兩場活動並獲世界日報三十週年報慶聯合舉辦。第一場誦詩：時間 2006 年 2 月 4 日 7-9pm，地點在長青書局 760 W. Garve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4，電話 626-281-3622；第二場演講：講題“當中文遇見英文”，時間 2006 年 2 月 5 日 2-4pm，地點在世界日報四樓演講廳 1588 Corporate Center Dr., Monterey Park, CA 91754，電話 323-268-4982。

●由加拿大華語詩人協會主編的《北美楓》文學期刊印刷本經已創刊，據負責編務的詩人和平島透露，刊物內容主要從張貼於該協會網站的作品選取，稿約及其他詳情請到以下網頁瀏覽：<http://chineseapoets.ca>。

●深圳詩人劉虹新詩集《劉虹的詩》，最近已由重慶出版社出版。另外詩人的首部文集《心城素描——一個記者／詩人與深圳的對話》亦已出版。

●河南詩人王學忠中英文雙語詩集《王學忠詩稿》經由中國戲劇出版社於 2005 年 3 月出版，有詩人雁翼和申身的序和跋。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等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已出版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 陶 | 已出版 | \$25.00 |
| 26 天梯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27 三釘記 | 詩文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8.00 |
| 28 水字 | 詩集 | 張 耳 | 已出版 | \$8.00 |
| 29 九月的歌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0.00 |
| 30 我的複製品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1 悠悠流水 | 詩集 | 揚 子 | 已出版 | \$8.00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